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2-066-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傅申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27 日

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

傅 申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壹、引言

- 一、「靜寄山莊」藏畫巨擘—董其昌《婉孌草堂》
- 二、乾隆御畫之最—《盤山圖》

貳、《盤山志》與「靜寄山莊」之興建

- 一、清帝遊幸與《盤山志》
- 二、「靜寄山莊」建莊始末

參、盤山圖像與「靜寄山莊」的重建

- 一、盤山圖像
- 二、盤山十六景的圖像
- 三、「靜寄山莊」及其圖像

肆、「靜寄山莊」乾隆君臣的書畫活動及收藏

- 一、書畫活動
- 二、書畫收藏

伍、「靜寄山莊」之沒落與消失

陸、結語

附 錄

- <附錄一> 靜寄山莊之藏畫題畫目錄
- <附錄二> 《石渠寶笈三編》著錄靜寄山莊藏目錄一、二卷
- <附錄三> 盤谷考
- <附錄四> 知過論

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

傅 申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壹、引言

乾隆的「靜寄山莊」，既不像熱河的「避暑山莊」完整保存至今，也不如已遭焚燬的「圓明園」，尚存龐大廢墟，因而均為世人所熟知，然而這「靜寄山莊」幾乎是徹底地消失了。因此，即使對筆者來說，一年以前對這座山莊也是陌生的。

在筆者研究〈乾隆的書畫癖〉¹過程中，除了探討膾炙人口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以及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為什麼是乾隆題記詩文最多的作品之外，筆者也尋找那一些立軸畫是乾隆題得最多的作品？

相反的是，乾隆屢題不厭的立軸畫，並不是中國繪畫史上為人所熟知的宋元劇蹟，而是乾隆自己畫的《盤山圖》，以及兩幅明代的山水畫，其一是董其昌的《婉孌草堂圖》，另一是唐寅的《品茶圖》。除了董其昌的畫，因出現在拍賣市場上先被哄抬，繼有石守謙先生的專題研究而為人所知外，其他的作品都是比較陌生的。而筆者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作品，只是因為畫面上觸目皆是的乾隆詩文。不是一般立軸畫上的兩、三首，而是多到二、三十首，真多到了「纍纍」的程度。等到進一步探究這些詩文與畫作的內容後，竟然發現這三幅畫的題詩內容或地點都指向「盤山」以及「靜寄山莊」，上述的《富春山居圖卷》也在這裡先後題過十二次，於是引發了筆者對這兩處作較為深入的探查，本文即為目前探索所得的結果。以下先從董其昌及乾隆的兩幅畫說起。

一、靜寄山莊藏畫巨擘—董其昌《婉孌草堂圖》：

董其昌從清初起，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論是他的繪畫或書法作品都受到皇室的睿賞，因此當乾隆朝時，內府所藏董氏的書畫為數頗為可觀。以乾隆的習慣，董氏的書畫大都有乾隆的題賞，自是情理中事。然而在董氏的《婉孌草堂圖》上，卻先後從甲戌（1754）以前，一直題到了丁巳（1797）的四十多年中，總共題了二十二次之多。這一幅絕對是乾隆題得最多的董其昌單一畫作了。

乾隆為什麼在此畫上一題再題，可以從此畫上的乾隆所題詩文中得知其中消息。

首先，當然是乾隆確實愛賞此畫，例如首次題詩的末二句云：「直覺性靈返米老，未教氣

¹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1992.12.14。

韻讓營邱。」以爲此畫兼米芾和李成二家之所長。又在癸未（1763）仲春題云：「此圖的是香光得意之筆。」

乾隆對此畫的品評，大致是正確的，因爲目前吾人縱觀董氏傳世畫軸，大多是狹長型，如此中堂闊幅，已自少見。當然畫幅尺寸與品質並無絕對關係，然而此畫的創作緣由，的確是古人所云的「徇知」之作。董氏一生同鄉知友陳繼儒（1558-1639）因薄於功名，決心留在家鄉，隱居山林，築「婉變草堂」於鄉先賢陸機及陸雲兄弟的遺址上。

丁酉（1597）年秋，董其昌奉旨校士江右，到江西主持考試事務，在十月返京之前，先順道返家鄉松江，免不了要拜訪他的老友陳繼儒於崑山的讀書臺，畫了這一幅想像中（非寫實景）的《婉變草堂圖》送給知友。以後陳氏攜此畫來請董氏設色，卻因欣賞古畫而無暇著色。也許董氏覺此畫筆墨清潤，設色之後反遮掩了此一長處，因而遲疑不肯加色吧。

此畫原爲著名鑑藏家安岐（儀周 1683-1744）所有，其所著藏畫錄《墨緣彙觀》中曾評此畫云：

其畫用墨深沉，樹石奇異，渾厚天成，秀色欲滴；
其山巖雲氣，林木茅居，無不精妙。

可見此畫的確是董其昌的佳作，其後安氏家道中落，想必就入了乾隆的收藏。

乾隆的書畫收藏，似無專職機構及固定庫房，由於清宮房舍甚多，他在萬幾餘暇，臨幸各處，希望就近能取書畫觀賞。吾人可從內府書畫收藏目錄《石渠寶笈》諸編看出，諸如：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御書房、三希堂、畫禪室……等等，都散藏有書畫作品。此畫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的「延壽閣」藏品內，想必在編成該書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之前乃藏於「延壽閣」內，然而在乾隆時期則不然，這可以從此畫的眾多御題中，以及鈐於上詩塘的大印，都指明了此畫原是收藏在「靜寄山莊」的。這方並不常見的大印，是清宮書畫收藏印中最大的印章之一，較之常見的大印「太上皇帝之寶」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還要大，這樣的煌煌巨印，是無法令人忽視的。

乾隆在此畫兩峰之間的長題，詩後有跋云：

田盤草堂面臨石城，背枕雪瀑，煙霞蒼蔚之狀，與泉石相問答。山莊最佳處，蓋不一二數，屋中適張是圖，輒以名之。

由此可知，其時此畫已張掛於「田盤草堂」之最佳處，也因爲該處掛有此畫，即名該處爲「婉變草堂」。關於「婉變草堂」的實際位置，參考《盤山志》中的〈行宮全圖〉，是與山莊內八景的「眾音松吹」鄰近。與此相關的詩文，也散見於此畫的其他御題中，諸如：乾隆乙亥（1755）春御題：

草堂圖掛草堂壁；宗伯風流想像間，一至田盤吟一度，興因神會趣因閒。

後二句說明了為何此畫上題詩纍纍，因為他每一次到田盤山來，見到壁掛此圖，就吟興大發，再題一次。又於戊寅（1758）冬御題云：

婉孌堂懸婉孌圖，印來親切了無殊；好山總被思翁占，合與田疇結友于。

此詩展現了乾隆的幽默感，因為董畫年年掛在田盤山中，所以說是董其昌占了好山，似乎也是事實，因為他自己並不是每年能來，然而自吾人的觀點來看乾隆，他是既占好山，也占好畫。

乾隆在以後的十七則題詩中，仍然不時地用不同的方式重述董畫與草堂的關係，如甲午（1774）仲春題詩一絕，其首尾二句云：「因畫名堂堂貯畫……訝似香光為我圖」。乾隆覺得此畫掛於此間，天造地設，相得益彰，所以與古人神交，不免恍恍惚惚，直以為董其昌此畫，原非為陳繼儒所作，而是根本就為他而畫。

類似的睹畫思古人的移情作用，也在字裡行間透露在己丑（1969）暮春中澣憩草堂御題詩中：

董家圖掛田家壁，間歲一來晤古人；
何必草堂嫌寂寞，煙雲泉石日相親。

詩意有點曖昧，好似將董畫擬人化。因為乾隆自己只能每隔一年來一次與董相晤，恐怕董生出寂寞的心來，於是只好安慰董，當他自己不能前來相晤的時候，董雖獨自在山中草堂，但日日可與煙雲泉石相親近，這也是繁忙如我（乾隆）者所求之而不可得的境界呢！

讀了以上乾隆的詩文，頗覺乾隆對古人、對書畫作品，都有發自內心的真情，特別是對這一幅《婉孌草堂圖》，這是可以由乾隆在壬寅（1782）春題靜寄山莊所藏另一幅董氏《青山倚艇圖軸》上看出：

山莊弄古畫不多，惟香光《婉孌草堂》為巨擘，
此幅雖署元宰而筆力較弱，並漫識之²。

由是可見在整個山莊內所收藏的古畫當中，董氏此畫屬諸畫之冠，無怪他每次臨幸，必有所作而親書其上，一直到他八十三歲，甚至八十七歲時為止。

有了以上的背景，雖然使筆者了悟為何乾隆對董氏此畫情有獨鍾，屢題不止，但是也同

² 《故宮書畫圖錄》（八）227頁。

時引發了筆者對此畫所收藏的處所，包括「田盤草堂」、「靜寄山靜」以及山莊中的「婉變草堂」等等引發了一探究竟的興趣。

而就在不久之後，因為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參觀北京故宮展出的「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展——懷抱古今」而初次見到了乾隆的御筆《盤山圖軸》，於是「靜寄山莊」就如在眼前了。

二、乾隆御畫之最—《盤山圖》軸：

正當筆者搜尋乾隆御題較多的立軸畫之時，先後翻檢台北、北京兩故宮及上海博物院等的宋元或歷代名跡圖錄，結果頗為失望，因為未題者已不少，有其題者，大多只有一兩首題詩而已，因此初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看到《盤山圖》時，尙未知悉此圖描繪的內容，一眼就被山頭上方空處以及山腳水中密密排列的乾隆御題所吸引，直覺此圖此山，對乾隆而言，必定具有特別的意義，待看了展品標籤後，方知是盤山的特寫，而且為「乾隆御筆」。

為解釋個人心中之疑，於是遍讀其題，並將其依時間先後排序編號，共得三十四則，計從乙丑（1745）畫成時起，直到癸丑（1793），先後經歷了四十九年。

此畫雖然標題為乾隆御筆，然而與一般乾隆非臨摹的自運之作有些距離，其工整的筆法，謹嚴的章法，絕似乾隆朝的御用畫家如唐岱、董邦達或張宗蒼輩的精心之作，如不讀題識的內容，初以為是乾隆御題當時院畫家的作品，即使置之當時御用畫家的作品中，也當排名在佳作之列，所以萬料不到竟是乾隆自己費時三月的作品。唯不知在全畫的經營位置，以及畫莊園的建築界畫時，似必有院畫家在旁效勞的跡象。

其中最早的一則長題，提供了他作畫的緣起種種，爰錄於下：

盤山太行脊，千里走薊易；峰巒特秀拔，往往露奇石；
別業構其間，非為煙露客；來往偶停驂，一覽千巖碧；
孟夏雨未足，展轉愁無麥；……虛堂苦煩悶，遣興無良策；
偶憶雲中居，松泉在咫尺；命筆規撫之，肖弗求形跡；
……曠懷一為寄，繁慮於焉釋……。

大意描繪薊縣附近的盤山，因為峰巒秀拔，又當往來必經之路，所以建構了一所別業。今年孟夏少雨且酷熱，所以憶寫山居佳勝，得以遣興釋慮。其後更有紀年短跋：

是幅屬筆於四月上旬，成於七月上旬。玉粟牋頗艱致，
但愧筆弱，不足配之。將來再游田盤，即景得句，
當遍書其上也。乙丑七夕題並書。

可知此畫成於乙丑（1745）七夕，足足費了他三個月的時間，畫在一幅頗為難得的大幅玉粟牋上。並且預先在山頂上方留下一段空紙，準備將來再游田盤山時，即景賦詩遍書其上。

所以，吾人今日所見的纍纍題詩，在乾隆畫成之初即在他的構想之中。

《盤山圖》的佈景非常嚴密，自山麓至峰頂遍生長松，其間的別莊與寺廟，似乎都有路徑可通，而且在主要九個景點處，都有楷書標注，並鈐印其上：一、靜寄山莊；二、少林；三、中盤；四、盤谷；五、千相；六、萬松；七、雲罩；八、定光；九、天成。

座落在山麓松石環繞中的風水寶地，有最大的建築群，就是「靜寄山莊」，雖遠不及熱河「避暑山莊」的規模，但也院落重深，外有山牆圍繞，這是筆者從董其昌《婉孌草堂圖》上那顆煌煌大印：「靜寄山莊」的寶璽僅能想像得之的境界，最初轉換成的具體實景圖像。

有了以上的認知基礎，於是想要進一步探究盤山的地理位置，以及有關靜寄山莊的歷史、營建、圖像、書畫活動及沒落和消失。

貳、《盤山志》與「靜寄山莊」之興建

一、清帝遊幸與《盤山志》：

盤山位於燕山南麓，雖是河北薊縣西北的名山，究竟是局限於地方性的。在今天的行政區域而論，盤山又屬天津市，可是它距離天津市 150 公里，而距西面的北京卻只有 90 公里，因此就目前的交通狀況，從北京去還近一些。

盤山山中，雖然自唐代以來，先後修建了 72 座廟宇，可見此山的確有勝人的風景，因為「天下名山僧佔多」，確也反證了這是有歷史的名山。不過，這座山一直要到乾隆時代才走上有史以來最繁榮最知名的輝煌時期，則是因為在乾隆九年（1744）命建「靜寄山莊」於山之陽。之後，在乾隆十九年，又敕命蔣溥等纂修《盤山新志》，也就是今天收在《四庫全書》中的《欽定盤山志》。天下志書何其多？而能名為「欽定」者為數甚寥！且又能以志書身份收入《四庫全書》者，也真是「稀如星鳳」了。因此，盤山得以顯揚於天下，而吾人研究盤山及靜寄山莊的種種，有賴於此書多矣。

此書當時既稱為盤山「新志」，則在乾隆之前必曾有《盤山志》之存在，那就是在康熙庚午（1690）成書的智朴所編《盤山志》。但此書流傳不廣，至今世間亦不知有無傳本。吾人知有此書，亦賴「欽定」本中述及，而追究其歷史淵源，則又與乾隆之祖父康熙有關。

智朴姓張，號拙菴，徐州人，崇禎九年（1636）生。少曾過江參百愚斯大師於青浦之青龍隆福寺，康熙十年辛亥（1671）北游，愛盤山丘澗，因止其地，建青溝禪院，十七年（1678），康熙臨幸，敕賜「盤谷寺」額，因其地名盤谷³。因其能詩，而且往往有佳句，頗與康熙朝士大夫交游唱和，如高士奇、宋犖、王士禛等均為其所撰《盤山志》作序⁴。康熙於四十三年（1704）三月十日幸盤谷寺時，亦曾用智朴韻賦詩二首⁵。

³ 參《欽定盤山志》卷五，頁 34-36。

⁴ 同上書，卷十二，頁 25-41。

⁵ 同上書，卷首一，頁 3。

盤山原無志，宋瑩（牧仲）於甲子（1684）春過訪山中，智朴以山志謀之，得其贊許，遂與佛藏相與搜討。然不久之後牧仲調職，佛藏亦亡故，書遂擱置。戊辰（1688）夏王子千郎中入山，涉奇歷險，考古驗今，襄理其事，然而不久之後，子千出守惠州，又未成書。然他耿耿於懷，欲罷不能，到了「庚午（1690）夏，攜弟子德意，詳觀形勢，繪之爲圖，更尋舊典，增益其所未備。」⁶並得到王士禛、朱彝尊的校定，於是成書。

但是乾隆在計劃登盤山之前，曾「索智朴書讀之，嗤其意求博而辭失冗。」⁷不數年之後，建行宮，施金菴寺，盤山爲之改觀，於是有旨命修盤山新志之舉，即今日收於四庫之《欽定盤山志》。

乾隆之遊盤山，雖然始自乾隆七年（1742），但追溯起來，他之知有盤山，可能早自康熙皇帝的遊山詩，因爲：

國朝定鼎北平，盤山爲上陵寢經由之道，聖祖仁皇帝嘉其山色秀潤，始命闢路以登，御筆宸章，昭回雲漢。⁸

可見康熙時就開始闢路登山，據有紀年的記載，則有：

康熙十四年（1675）十月十三日，幸盤山諸寺，皆賜金。

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二十四日，幸盤山古中盤，御製詩一章，復賜匾額，雲罩寺、萬松寺，咸蒙聖藻題榜。

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二月一日，幸盤山盤谷寺，賜詩及御書並勒石建亭。

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十日，幸盤山盤谷寺，有用智朴韻詩二首⁹。以上有紀錄的康熙遊山至少有四次，其所留下的詩有計有：

〈清晨入盤山二首〉

〈盤山絕頂三首〉

〈晚過李靖庵二首〉

〈古中盤蓮花峰〉

〈復遊盤山絕頂〉

〈甲申春（1684）謁陵回鑾路經盤山有僧智朴呈接駕詩即用原韻二首〉及其〈再遊盤山〉詩中有句云：

薊州城北黃崖前，水甘土厚多平阡。崇山特起轟霄漢，

栝柏夾路陰參天。回鑾複嶂倍娟秀，幽林邃谷時寅緣。

雲藏古寺行未到，樹杪先有鐘聲傳……偶茲登陟聊駐旆，用寄襟抱題斯篇。

⁶ 同上書，卷十二，頁 42-43。

⁷ 〈御製盤山志序〉同上書，頁 1。

⁸ 《欽定盤山志》卷首一，頁 1。

⁹ 《欽定盤山志》卷一，頁 2-3。

由於有了以上康熙的詩文，對雍正來說，不但也是耳熟能詳，可能還有在皇子時期，扈從康熙謁陵而同遊盤山的經驗，但似未發之為詩文，因此在其所著《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也未見遊盤山的蹤跡。

乾隆早自東宮時期就有詠〈盤山〉一詩¹⁰：

盤山山色翠空濛，我欲登游霧半封；
寄語山靈還訂約，他時擬上最高峰。

想必是隨父祖謁陵時，在半路上就曾遙望此山而與盤山訂他年登山之約。

至於乾隆歷年臨幸盤山及靜寄山莊行宮的詩文紀錄，在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敕編盤山志以前，則見於該志的卷首，依時間先後排列，甚便檢索，但是往後的四十餘年，只有從散見於乾隆大量的詩文及書畫題跋中去搜羅排列，甚易疏漏，茲將目前所得資料列於後，以供日後補充。

首先是在乾隆四年（1739）九月十七日幸盤山天成寺，有〈登盤山口號〉，其末二句回應當年舊句：「他時擬上最高峰」、「漫心當年曾訂約，今朝果上最高峰。」接著是在乾隆壬戌（1742）夤緣再遊，對山的峰泉松石極為喜愛，並撰〈游盤山記〉一文，開首即對該山的地理位置描述得非常簡潔有力：

連太行，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城，是為盤山。蓋冀州之天作，俯臨眾壑，如星拱北，而莫敢與爭者。

其中有描繪山景：「曉嵐豁開，泉白水青，颯然林空，鬱然松翠」。於是在兩年之後的乾隆九年（1744）命建靜寄山莊，其中有「壽萱堂」，以為皇太后臨幸憩息之所。建成之後，同年十月二十日即奉皇太後來駐行宮，遍覽諸勝。其時，先前發帑修建的雲罩、感化、天香諸刹，也次第告竣。接下去的十年中，臨幸了九次：

- 2.乾隆十年（1745）二月十九日駐蹕行宮¹¹。
- 3.乾隆十二年（1746）二月十四日駐蹕行宮¹²。
- 4.乾隆十三年（1748）閏七月十九日駐蹕行宮¹³。
- 5.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十七日塞上行圍旋蹕，奉皇太后幸行宮¹⁴。

¹⁰ 《樂善堂集》，《欽定盤山志》卷二，頁 11。

¹¹ 《欽定盤山志》卷一，頁 3-6。

¹² 同註 11。

¹³ 同註 11。

¹⁴ 同註 11。

6.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二十三日奉皇太后幸行宮¹⁵。

7.8.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二十一日駐蹕行宮；又十月二十八日幸盤山行宮¹⁶。

9.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初五日，塞上行圍旋蹕奉皇太后幸行宮¹⁷。

10.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十八日駐蹕行宮，命臣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纂修《盤山新志》¹⁸。

乾隆十九年以後的遊幸紀，可由《乾隆實錄》以及《乾隆朝起居註》得之。然而，這二書對巡幸紀錄，甚為簡略，倒是從乾隆的編年詩作諸集：《御製詩初集》到二、三、四、五集，外加《餘集》的相關詩文中，可以重建以及《石渠寶笈》和續編、三編中著錄的相關詩跋中得到更為具體的遊幸紀錄。

11.乾隆二十年（1755）仲春。

12.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駐蹕靜寄山莊，信宿即去。

13.乾隆二十三年（1758）冬孟。

14.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仲。

15.乾隆二十八年（1763）仲春。

16.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冬。

17.乾隆三十一年（1766）仲春。

18.乾隆三十四年（1769）暮春。

19.乾隆三十五年（1770）仲春。

20.乾隆三十七年（1772）仲春。

21.乾隆三十九年（1774）仲春。

22.乾隆四十年（1775）暮春。

23.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

24.乾隆五十年（1785）暮春。

25.乾隆五十二年（1787）暮春。

26.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

27.乾隆五十六年（1791）季春。

28.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

29.嘉慶二年（1797）季春。

乾隆在盤山行宮靜寄山莊建成之初，似乎已有終生的巡幸計劃：「隔歲一相過」，就是每隔一年來一次。但就上述統計來看，雖約略平均為兩年一次，然並不規律，有時連去幾年，有一年去兩次。乾隆奉母至孝，且母健亦喜隨幸各處，故基本上每次都奉母同行，但在乾隆

¹⁵ 同註 11。

¹⁶ 同註 11。

¹⁷ 同註 11。

¹⁸ 同註 11。

四十二年（1777）皇太后逝世，隔了五、六年才再幸靜寄山莊。此一間隔是否與母逝有關，尚待進一步的證明。他來盤山，絕大多數是在春天往謁東陵，在回蹕的路上前往，所以時間都在春天的二、三月。但是也有少數幾次，是他幾乎每年都去的熱河避暑山莊及木蘭圍場迴蹕的路上，再往盤山休息幾天，時間都在秋後初冬了。至於在此停留的天數，原則上一般為五天，多到七天，當然也遠不及避暑山莊的數月之久，這是因為避暑山莊從康熙四十六年（1703）即初具規模，其後陸續增建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全部竣工，規模宏大，設備完善。不僅是清皇室的避暑勝地，也同時在這裡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動，特別是接待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甚至台灣等少數民族，於是成為北京以外第二個政治中心¹⁹。

相較之下，靜寄山莊，確實如其名稱一般，是乾隆來此靜養休閒賞景的別莊，但偶爾也有小規模的政治活動，例如乾隆二十三年，「吐里拜遣其子卓蘭及輝格爾德之弟博索爾滿朝京師，賜宴盤山靜寄山莊，並隨至南苑，與觀大閱及燈火，恩賚甚渥。」²⁰不過，這樣的紀錄是不多的。

乾隆臨幸靜寄山莊，他的最大樂趣似乎是賞景賦詩或賞畫題詩，今載入《御製詩集》先後五集，外加《餘集》，在盤山山中及行宮所賦的詩計有一千三百六十六首，傅增湘在他的〈靜寄山莊歌〉中有此統計數字，並云：「聞曾盡取盤山詩寫為一集，原本存宮中。」²¹

依照此一數字，乾隆一共臨幸二十九次，平均計算，每次要作詩四十七首之多，以每次停留五天計，則每天賦詩大約十首。至於他作詩量較高的紀錄，則見於他的詞臣裘日修〈書高宗純皇帝御製盤山詩冊〉，冊後裘氏跋云：

「我皇上萬幾餘暇，惟怡情於卷軸，上下千古，陶鎔萬彙，悉於詩見之。乾隆丙戌（1766）春仲停蹕於靜寄山莊，甫三日，得六十有八首。而途次前後所作不與焉，此自古詩人所未有也。」²²三天作詩六十八首，平均每天二十三首，裘氏說：「此自古人所未有也」，確是紀實，並非諛詞。雖然這許多詩所詠景點每次有重複，同質性高，但其腹笥之廣，詩才之捷，頗非常人所能及，更何況其中保存了不少各方面的史料。

二、「靜寄山莊」建莊始末：

「靜寄山莊」之建，在乾隆九年始命發內帑建山莊於盤山之陽。但是乾隆為什麼想到要在這裡興建一座山莊呢？如前所述，盤山的地理位置，是在河北的薊州城北二十五里，本名四正山，相傳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遲於此，……故更名田盤，今省稱盤山²³。薊縣則是在北京的東方偏北，乾隆在皇太子時期就曾奉其父雍正皇帝之命，敬謁景陵。景陵乃是乾隆一生最敬仰的康熙皇帝的陵墓，地點則在薊縣的東方，因此在謁陵來回的路途上，曾遙望盤山，

¹⁹ 參葛曉音編著《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272-273。

²⁰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四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

²¹ 郭俊綸編著《清代園林圖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 59。

²² 《石集寶笈三編》，頁 4182。

²³ 《欽定盤山志》卷三，頁 1。

覺得「山色宜人，蓋蓄於目且沃於心矣」²⁴然而因為預定的日程，一直沒有登臨的機會。期間曾索求智朴所撰的《盤山志》讀之，頗覺不甚滿意。乃至登基以後又：「敕幾勤政，日不暇給，閱四年而後，一往遊焉」²⁵。在乾隆四年（1739）九月十七日，臨幸盤山的天成寺²⁶。此遊對該山的風景印象極深，覺得「峰之秀，泉之清，松之蒼，石之詭，日往來於吾懷。」（序）三年之後，於乾隆七年（1742）九月十六日又臨幸盤山天成萬松盤谷靈罩諸寺²⁷。

經此兩遊之後，對該地「山川之美，不能忽置，然朝往暮歸，僕從侍御之臣，不免於勞，迺發內帑建山莊於山之陽。」²⁸

由以上的資料來理解，薊縣城北的盤山原來只是由北京往東陵路上所能望見的一座山，據近年編的《薊縣志》²⁹知盤山高 864 米³⁰比起大家熟悉的高 1120 米的台北西北郊的大屯山主峰七星山要矮 256 米，但比海拔 643 米的紗帽山則又高出 221 米，觀音山更矮，只有 615 米，由此吾人可以想見其相對的高度，但在比較平坦的河北平原上也必是相當顯著的地標吧。

山中原有不少寺廟，但乾隆再遊之後，對山中的秀峰、清泉、蒼松、詭石愛賞不能去懷，再加上地點適中，讓他在謁陵之後或去熱河圍場的歸途有個休憩靜養的地方，於是興起了修建一座屬於他自己品味的山莊。

而盤山有了乾隆的營建，其聲名、其身價從此改觀，這一點，乾隆自己相當明白，他說：「山川顯晦，時有定數，而必待人以彰，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者，余也。」前述曾有僧名智朴者編《盤山志》一書，但幾被人遺忘。至乾隆十九年二月，乾隆又臨幸山莊時，即命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纂修「新志」，成十六卷洋洋大觀之《欽定盤山志》，又編入四庫全書，配圖共計四十幅。幸有此圖志，使吾人對靜寄山莊之相關種種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從上述乾隆個人的文字資料來看，好像在盤山建行宮完全是出於他個人的主動，但參考《欽定盤山志》的纂修者對卷一〈行宮全圖〉的說明，則似先有臣工們揣摩上意，上言請建的：

薊之盤山，為鑾輿由山海上陵寢之道，聖祖仁皇帝四次臨幸，睿藻留題，樹石蔚然增秀。比來山農野叟，莫不額手傾心，就瞻雲日，宜創築殿宇，以為歲時駐蹕之所。³¹

臣工們所陳述的理由是官冕堂皇的，首先是抬出乾隆最為敬重的聖祖康熙皇帝四度臨幸作為先例來打動他，再以山農野叟的民心來籠絡他，加之他個人一游之後，對盤山山川之美不能忘懷，遂俞允臣工所請，並「飭將作庀材鳩工，告成不日。」³²

²⁴ 〈御製盤山志序〉。

²⁵ 同上註。

²⁶ 《欽定盤山志》卷一，頁 3。

²⁷ 《欽定盤山志》卷一，頁 3。

²⁸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²⁹ 《薊縣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³⁰ 同上書，頁 708。

³¹ 《欽定盤山志》卷一，頁 6-7。

³² 同上註，頁 7。

就因為這一座山莊的地點，有地理的便利，既接近東陵——順治、康熙的陵墓，又遠沒有熱河的避暑山莊那麼遙遠。其距離北京的路程，據《盤山志》的記載：「都門至盤山百八十里。」依照乾隆自己的說法：「第其去京師較避暑（山莊）近十之五」³³，如吾人從今日地圖上來測量，則似乎只有去避暑山莊十分之四的路程而已。盤山本身又有泉石松峰之勝，加之一切的營建都是按照乾隆個人的喜好，所以乾隆一生臨幸此莊相當頻繁。

對山莊的命名，乾隆自己在〈靜寄山莊十六景記〉中有所闡釋：

名之曰靜寄，夫靜者山之體，其寄於天地也，恆得常焉。人生而靜，則靜亦人之體也，而恆不得其常者，則其寄蓋不如山也。余之以是取名，其亦所以自警也。³⁴

此外，在隆乾詩詠〈盤山十六景〉時，其〈靜寄山莊〉一詩有序，再次闡釋其命名之個人理念：

人生而靜，儒者之言也；人生如寄，達士之旨也。

山以靜為體，其寄於天地，與人之寄於山等。

觀山以觀我生其體不二，故其寄也，恆主乎靜。

乾隆之說，頗具哲理玄解，並不能令人明白了悟，倒是乾隆自己沒有明白表態的典故，比較容易使人聯想到陶淵明的〈停雲詩〉中的「靜寄東軒」一語，而山莊亦位於北京之東，似乎也貼切。然而陶氏之詩，比較消極避世，並非乾隆所喜，而〈停雲〉之詩，亦限於思親友之情而已。由此理論可知陶詩與山莊之命名無關。吾人欲了解乾隆命名的原意，還是從他自己的詩文去揣摩較為直接。

乾隆歷年為「靜寄山莊」所詠詩為數不少，有時對「靜寄」之義稍有不同的詮釋，茲摘錄如下，以助吾人對乾隆的命名之意，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境惟幽絕塵，心以靜堪寄。³⁵

誠哉靜如寄，紛矣幾偏忙，習靜縱有懷，救幾安可忘。³⁶

萬緣歸靜寄，隔幾一相過。³⁷

小駐山莊欣靜寄，略抒幽抱愜澄觀。³⁸

清宵暫得塵心靜，物理民情酌此間。³⁹

³³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³⁴ 《欽定盤山志》卷二，頁7。

³⁵ 〈題慎郡王田盤山色圖十六幀〉，《欽定盤山志》卷二，頁20。

³⁶ 丁卯詠〈靜寄山莊〉同上書卷三，頁1。

³⁷ 同上注，頁5。

³⁸ 同上注，頁14。

圖書靜好當清暇，汲古心知未逮津。⁴⁰

至於對山莊景色的描繪，也可由以下乾隆詩中領略一二：

秀木千章蔭，疏峰四面羅……藻繪無須亟，林泉豈在多。⁴¹

山莊景已佳……暖霧蒸浮嵐，隱現環松岡，萬變出頃刻，妙筆誰能方？蕭齋對嶢峰，攬結資懷佯。⁴²

四面芙蓉入座濃，石林雲海自重重，上方高與秋空杳，夜半微聞縹緲鐘。⁴³

群峰疊背玉嵯峨……明月清風無盡藏，奇松怪石此間多……。⁴⁴

乾隆在萬幾之暇，也頗嚮往於「靜」的境界，這可以從宮廷及各處莊園，及齋、館、軒、堂等頗多以靜字組合來命名可以窺見，如園有：靜宜園、靜明園；齋有靜佳齋、靜通齋、寧靜齋、靜寄齋；軒有靜怡；堂有碧靜；室有靜柯、靜賞；書屋有靜宜、靜緣；山房有靜寄、靜含太古；館有靜香；室有靜室等等，在乾隆的御製詩諸集中，都常有詩歌詠之。

乾隆之好靜又深切表達在他一聯串的詩作〈靜夜吟〉中，他在癸未（1763）仲春幸盤山靜寄山莊，賦此詩題云：

夜靜復山深，山堂松竹陰。月如明挂鏡，泉解暗調琴。

詭石玲瓏影，微風颯沓音。無能領清福，陡切恤民心。

仲春之夜，滿月掛空在深山之中顯得格外明亮，美景當前，然而他「無能領清福」，乃是因為他在萬籟俱寂之時「陡切恤民心」，關心的還是天下百姓。不知是那一位宮廷畫家主動依照乾隆的詩意，或者是乾隆的旨意令宮廷畫家創作了這一幅《盤山靜夜》，然後就題了上述的一首詩。圖中畫臨流瓦屋三間，乾隆著儒服獨自倚坐堂上，凝望室外，若有所思。瓦屋兩側，園石矗立，高出屋頂，喬柯椶樹，其後竹林隱現夜霧中，竹梢滿，月一輪高掛，充分表現了山中靜夜的氛圍。詩塘乾隆大書「怡神」二字騎縫上鈐「靜寄山莊」大印。而此畫從此就常駐靜寄山莊，並從乾隆三十一年（1766）之後，每次來盤山，他都要步這第一首的韻腳，另成一詩並題其上，直到一共寫了十首詩，達到了乾隆追求的「十全」之數，方才停手。畫上所題最後一首已經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十九歲的高齡。在往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十八年（1793）甚至於歸政嘉慶之後的第二年（1797）作為八十七高齡的太上皇帝還來到

³⁹ 同上注，卷首四，頁 15。

⁴⁰ 同上注，卷首五，頁 6。

⁴¹ 《盤山志》，頁 586-27。

⁴² 同上書，頁 586-25。

⁴³ 同上書，頁 586-31。

⁴⁴ 同上書，頁 586-44。

盤山，每次都爲此吟詩。但爲了不要破壞十全之數，就不步舊韻，也不直接寫到畫面上，卻被紀錄在《御製詩五集》的六十四卷及七十九卷中，以及《御製詩餘集》的第十卷中。類似的詩句：「念到東郊渥，良農同此心。」或「靜中亦三省，不說且娛心。」以及「莫謂山堂安寢便，萬幾九宇正縈思。」都真切地反映作爲君主在靜夜中所思何事。

一直到乾隆八十一高齡（辛亥，1791）駐蹕靜寄山莊詩序中，仍然強調：「蓋予之春巡，本爲省視農田」⁴⁵。的確，清明祭祖東陵，駐蹕盤山，一路上的確可以省視農田的耕作及生長狀況，衡諸乾隆爲政用心，倒不是矯情之語，所以乾隆之興建及臨幸靜寄山莊，雖然以休閒爲主，對於日理萬幾的君主，想必也會得到全國臣民的認可，更何況他並不一味享樂，隨時關心著民間農事的。

參、盤山圖像與「靜寄山莊」的重建

一、盤山圖像：

本文一開始就介紹了《乾隆御筆盤山圖》，此後在研究過程中，先後又收得繪畫數種以及方志中版畫二種。版畫限於尺幅，作簡明概括式的描繪，純就繪畫的品質而論，乾隆的御筆仍是最後的畫作，若論尺幅之大，景點之全，則以姚文瀚、袁瑛合作的《盤山圖》爲最。

從前述詩文中有關盤山的景色特點，就是崇山特起，峰秀泉清，又多蒼松詭石，雲藏古寺，俯臨眾壑。基本上乾隆的《御筆盤山圖》予吾人這樣的印象。

在乾隆十二年（1747）仲春，乾隆駐蹕行宮，「十七日至古中盤、少林寺，是日賜諸王大臣等宴，臣能繪者，被旨圖寫內外各景。」⁴⁶不知當時有那些作品，但在此後，宮廷畫家陸續有盤山各景的描繪，但全景式的章法較少。

台北故宮所藏鄒一桂的畫作中有一幅標題爲《太古雲嵐》的立軸，「太古雲嵐」是靜寄山莊後方山坡上的一群建築，但此畫所表現的是全景式的章法，不是「太古雲嵐」的特寫。實際上誠如《石渠寶笈續編》御書房著錄所云：「淺設色畫靜寄山莊、太古雲嵐景。」因爲在松林襯托下的靜寄山莊規模較大，又在前景，所以佔據較爲顯著的位置。中景一奇峰，則由大小石塊堆疊而成，後方雲山隱約，又是寫景而成，不是一般陳腔式的山水畫法。

畫軸右下角畫家款題云：「壬申（1752）春仲，扈從盤山，即景恭畫，臣鄒一桂。」所謂「即景恭畫」頗似今日的「對景寫生」。所以寫實的成分很高，與乾隆的御畫相比，就可以清楚的說明，在西洋供御畫家的薰染之下，很自然地產生了這類較爲寫實的風格。山中不同距離的寺宇建築也依遠近而縮小，幾乎不易尋覓，也不像御畫那樣還標寫出主要的九個景點，不脫圖志畫法的概念。

⁴⁵ 《御製詩五集》卷六十四，頁1。

⁴⁶ 《欽定盤山志》卷首一，頁5。

台北故宮另藏一幅錢維城《盤山圖高宗御題》軸⁴⁷。此畫雖名為《盤山圖》然而不論筆墨與造境均與一般傳統的山水並無特異之處，畫一高士臨泉坐長松之下，中景山側有一亭，中央危峰突起，全是傳統制式化的畫法，也與前述兩畫全無相似之處，可以是任何一山。畫家的款識：「臣錢維城恭畫」也並沒有畫盤山的暗示。然而因為此畫藏於靜寄山莊，被乾隆臨幸時先後題了六次，題詩內容述及盤山者不少，如最早的壬寅（1782）暮春題云：

憶昔盤阿盤澗濱，翰臣工畫命傳真；
松聲泉韻都依舊，豈意伊人作古人。

這就是指乾隆十二年（1747）春日在盤山賜宴時命能繪諸臣寫內外各景的事，但每位畫家創作意趣各異，如前述鄒一桂採寫生法，但錢氏採概念法，因為松、泉、石為此山特色，即以此諸元素構成此畫。而乾隆題詩中也有「田盤勝以松泉石」（乙巳暮春題句），故此畫的外籤是：「高宗御題錢維城盤山圖」⁴⁸也因為此畫曾藏靜寄山莊，故不但鈐有山莊大印，也有機會在乾隆晚年駐蹕山莊時，曾在壬寅（1782）、乙巳（1785）、丁未（1787）、己酉（1789）、辛亥（1791）、癸丑（1793）各年共題六次。

另外前曾述及的《盤山志》至少有兩種，一為智朴所撰《盤山志》，此書筆者尚未覓得，但據其自撰序文中云：「庚午夏攜弟子德意詳觀形勢，繪之為圖」可見如一般方志書，是配有插圖的。

至於在乾隆十九年（1754）「命臣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纂修」《欽定盤山志》一書中，其卷一與卷二則全是圖，首先有〈盤山全圖〉和〈行宮全圖〉，再有「御定內八景」和「外八景」，又有「行宮內新增六景」以及「附載十六景」，總共有四十圖。

在此書的凡例中關於這一部份的說明是：

圖志並稱，所以備省覽也。行宮地居最勝，模寫宜詳，山中一峰一水之奇，務期刻畫，無取髣髴。凡得圖四十幅，圖各為之說，不惟為搜奇剔隱之資，亦足為考古證今之助云。⁴⁹

可見這些圖畫的要求是要認真，不取大概髣髴。然而這凡例中並未指出誰是四十圖的作者。蔣溥等於纂修完畢繕寫進呈此書的表文中也未述及分工的情形，可是，奉命纂修的三位領銜人物中，有知名的宮廷畫家董邦達，當時他的官職是「工部右侍郎」。雖然從繪畫風格的比較上，因版畫與水墨之異而有所困難，但還是有某種程度上的類似，而且既是救命，版畫品質的優劣，上述三人中，自是唯他是問。而且，在《欽定盤山志》中，除了引錄不少董氏

⁴⁷ 《故宮書畫圖錄》（十二），頁 195。

⁴⁸ 同上註，頁 196。

⁴⁹ 上引書〈凡例〉，頁 2。

詠盤山諸景之詩，尚有董氏〈賜遊盤山恭紀〉一則，記其初次承旨遊盤山在丙寅（1746）九月，其後爲了敕編《盤山新志》，「有詔更許蠟游展，洞天真景恣尋索」、「今茲蒐羅務詳慎，廣擇博訪宏辭摛。」⁵⁰關於此事，乾隆自己也有詩：〈命蔣溥、汪由敦、董邦達修盤山新志即令入山游訪，既畢事，詩以示之〉，有句云：「親切名山全體圖，舊乘檢校正乖誣。」⁵¹更何況在乾隆丁卯（1747）董氏就曾有《田盤勝概冊》之作（見下文：靜寄山莊的圖像），所以將《欽定盤山志》中四十幅版畫於歸於董邦達的名下當是最好的選擇。

《欽定盤山志》中的圖志首圖即爲〈盤山全圖〉，此圖作橫幅，與前述乾隆御筆畫的立軸表現山勢高聳的格局不同，但有充分的空間將盤山的主要景點四十餘處散綴圖中，從山麓的靜寄山莊、太古雲嵐等直到山顛的雲罩寺和自來峰，除了內八景，外八景，行宮內新增六景以及附載十六景的大部分之外，還包括了其他景點。這一幅全圖，使遊山者有一目了然的整體概念。

與上述版畫屬於同一系統的，筆者目前只有見到同治十一年（1872）本《盤山圖》。此圖附印於1991年編印的《薊縣志》中⁵²。此圖比例更採橫長式，將靜寄山莊等內八景及新增的六景等有圍牆圈在右下角。左方自山麓的天香寺，先師台直到山頂的雲罩寺、飛來峰和挂月峰。

若結合上述兩本版畫來對看，雖然互有出入，但對山中各主要景點的相關位置可以清楚得知。然如本節開頭即曾說，盤山圖中尺幅最大、景點最全則要數《清姚文瀚、袁瑛合筆盤山圖》，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⁵³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御書房，雖無名款，但是畫軸的籤題說明了是這兩人的「合筆」之作。此畫爲絹本設色，縱高440公分，橫315公分⁵⁴（以清代尺寸計爲縱一丈三尺九寸，橫八尺九寸），其總面積相當於《乾隆御筆盤山圖》（縱四尺九寸五分，橫二尺九寸五分）的八倍半，由此可以想見其巨大。此幅畫整座盤山的各景，且各有標名。由於所標之名太多，以至於圖錄的編者將之刪除，括弧內注明：「文不錄」，筆者根據《石渠寶笈續編》的著錄統計，自靜寄山莊而下至雲罩寺，一共是一百廿二景點。所以這幅巨畫，可以說是盤山的大全景。

此畫既無署款，也未紀年，亦無御題。唯袁瑛於「乾隆三十年（1765）膺李因培之薦，供奉內廷……乾隆五十年（1785）歸隱葑溪。」⁵⁵由此推論，此畫當作於1765至1785年的二十年中，可能是畫幅實在太大或其他的原因，乾隆一直沒有爲此畫題字。

此畫群山中，景點處處，可是在山勢上頗爲平緩，無甚特色，不過山中各景點路徑相通，使觀者可遊可居。山中景點有異於上述諸圖者，即此山中景部分，有一谷地，寺宇景點特爲密集，而且建築繁複，相較之下，靜寄山莊的格局顯得簡樸了。

⁵⁰ 上引書卷十四，頁40，41。

⁵¹ 上引書，卷首五，頁13。

⁵² 《薊縣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⁵³ 《故宮書畫圖錄》（十四），393頁。

⁵⁴ 上引書394頁。

⁵⁵ 《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頁760。

上述乾隆在乙亥（1745）的四月到七月間，以三個月的時間畫了一幅盤山圖立軸，但在《石渠寶笈三編》⁵⁶的著錄中另有一幅乾隆在同年的孟夏（四月）所作的《御筆盤山別業圖》。此圖的尺寸是縱三尺八寸九分，橫一尺六寸七分，以面積論，不及《盤山圖》的一半。二畫的御題詩卻完全相同，是否此畫是小樣初稿，後來決定放大或重新構於作為完整的呈現，遂又化了三個月的時間作細密的經營，並有宮廷畫家在旁參酌潤色？其實乾隆在青宮時期所推重的唐岱（1673-1746 後）尙在世，山形及皴法均有相似度。此外，董邦達其時曾為起居注的官職，故必在乾隆左右。

鄒一桂於壬申（1752）春季作《盤山圖》一軸，墨畫盤山諸景，御題末紀年七律一首。（《石渠寶笈三編》頁 2267）此畫未見或在北京故宮。

慎郡王允禧也曾畫過一幅《盤山山色》軸畫無紀年⁵⁷，但乾隆在乙丑（1745）曾有詩〈命慎郡王寫盤山山色口占詩以贈〉故此畫似作於此年，然原畫未見⁵⁸。

張宗蒼曾畫紙本《盤山別墅》無紀年⁵⁹，但乾隆御題六言律詩，紀年癸未（1763）春月，編者亦未細說別墅的名稱，或許是包括內八景的一幅山景。

乾隆書有關盤山的書跡

庚午（1750）仲秋靜寄山莊作《御筆靜寄山莊詩》一軸⁶⁰同時又有《御筆詠桂詩》一軸。在《石渠寶笈三編》的著錄裡，有鄒一桂《盤山圖》一軸：

縱四尺九寸五分，橫二尺一寸，墨畫盤山諸景，款：壬申（1752）春季，臣鄒一桂恭畫。⁶¹

此畫尺寸略小於乾隆御筆盤山圖，編書者亦未詳記所畫的那幾處景點。乾隆題詩首句：「扈駕偷閒似退朝」，知該年春鄒一桂曾扈駕同遊盤山；後有句云：「高峰雲罩非忘卻，款段應緣憚路迢。」可見此畫雖包括盤山諸景，但似乎未將盤山的高峰雲罩寺畫進去。

盤山自明中期之後，遊者漸多，並留下不少詩賦遊記，如唐順之、王衡、唐時升、袁宏道等，是以漸為士林所知。

而盤山之有圖，亦自明末始⁶²。明崇禎六年（1633）有墨繪齋刻本《名山圖》一卷，共計五十五幅，而「盤山」居然列於其中，而且排列於第一圖北京的燕山與第三圖南京的鍾山之間，是為第二圖。不論此一排序有否任何意義，至少就筆者之寡聞，在進行此一研究之前，則從未聽聞有此山之存在。

⁵⁶ 見《石渠寶笈三編》，頁 1008。

⁵⁷ 《石渠寶笈三編》，頁 4092。

⁵⁸ 《御製詩初集》卷二十五。

⁵⁹ 《石渠寶笈三編》，頁 2414。

⁶⁰ 《石渠寶笈三編》，頁 1037，

⁶¹ 見該書 2267 頁。

⁶² 《欽定盤山志》卷十二，頁 1-14。

然而《名山圖》中所描繪的盤山形勢，與實景並無太多相似之處。至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天下名山圖詠》基本上是抄襲自《名山圖》而來，誠如此圖之說明：

「在今順天府薊州城西北二十五里，其山數峰陡絕，險不可登，必血盤而登之，故名。」

而《名山圖》的繪者大多是江浙畫家，盤山一圖，可能出於藍瑛弟子劉度（字叔憲）之手⁶³劉氏固未嘗遊盤山，必自上引文字中揣度而得。

二、盤山十六景的圖像：

自從乾隆皇帝在十二年（1747）仲春駐蹕盤山，撰〈靜寄山莊十六景記〉，為每景賦詩，並命臣工能繪事者，傳寫行宮內外各景之後，即有臣工繪寫進呈，目前筆者在相關書籍圖錄中找到以下數種存世畫跡，及幾種著錄畫跡。

1. 董邦達畫《田盤勝概》冊

此冊出現於北京《中貿聖佳二〇〇二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圖錄中⁶⁴，由於冊前有乾隆丁卯（1747）仲春望前二日所書〈靜寄山莊十六景記〉。董邦達在藏經紙上精心描繪各景，並且每畫上有乾隆以小行楷將所賦各景的詩題寫其上，並有鈐印。在最後一景「浮石舫」的詩後，又有乾隆紀年款題曰：「靜寄山莊十六景之作，丁卯嘉平月御筆。」

董邦達並未在每頁題款，只在此頁的左下角書：「臣董邦達恭繪。」全冊首尾完好，清宮的鑒藏寶璽，一共有八璽，完整無缺，的是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的原件，因此成為收藏家競相爭藏的對象，目前為台北廣雅軒珍藏。

董冊畫盤山十六景，依次為：

- | | | | |
|---------|---------|---------|---------|
| 1. 靜寄山莊 | 2. 太古雲巖 | 3. 層巖飛翠 | 4. 清虛玉宇 |
| 5. 鏡圓常照 | 6. 眾音松吹 | 7. 四面芙蓉 | 8. 貞觀遺蹤 |
| 9. 天成寺 | 10. 萬松寺 | 11. 舞劍台 | 12. 盤谷寺 |
| 13. 雲罩寺 | 14. 紫蓋峰 | 15. 千相寺 | 16. 浮石舫 |

以上第一至第八為「內八景」，其餘為「外八景」。此冊尺幅雖小，但界畫精嚴，應該是他奉聖旨特往盤山各景實地寫生的成果。為重建山莊初期各景之最重要的圖像依據。

2. 董邦達畫《盤山十六景》冊

董邦達所畫的盤山十六景，在《石渠寶笈續編》中尚另有一卷一冊。該冊為宣紙本水墨畫，尺寸略小於上述金粟牋本，十六景的內容與次序則完全相同，亦屬奉敕恭繪，但乾隆的

⁶³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第八輯，林曙雲〈名山圖跋〉，頁173。

⁶⁴ 見該書821號作品。

〈御製盤山十六景詩並序〉非親筆書寫，乃由詞臣嵇璜奉敕敬書，題皆無紀年，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中。⁶⁵

3. 董邦達畫《盤山十六景》卷

此卷宣紙本設色畫，「界畫樓觀，按景標名。」畫無紀年，但御筆行書〈盤山花朝詩〉有紀年「丁卯秋杪御筆」，知為 1747 年所作。詩中首四句亦表達了他在賞花時，不忘關心農田：

常年每愛度花朝，卻每花朝愁裡度；
近喜薄雪灑原田，舉趾春耕猶不誤。

至於〈御製盤山十六景詩〉則由詞臣梁詩正敬書。此卷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中⁶⁶，今或藏於北京故宮。

以上董氏一冊一卷，皆為宣紙本，依常情推測，因係生紙暈墨，較不易作工筆，所以界畫建築不能如前述金粟牋本那麼工細，但此卷既為同年稍晚所作，各景建築形勢應該大致相同。

4. 慎郡王允禧畫盤山十六景冊

此冊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貯於重華宮，列為上等。「宣德箋本著色畫，凡十六，每幅隸書標題。」依次為：

- | | | | |
|---------|---------|---------|---------|
| 1. 靜寄山莊 | 2. 千相寺 | 3. 萬松寺 | 4. 天成寺 |
| 5. 少林寺 | 6. 盤谷寺 | 7. 雲罩寺 | 8. 古天香寺 |
| 9. 中盤 | 10. 東竺庵 | 11. 雲淨寺 | 12. 東甘寺 |
| 13. 西甘寺 | 14. 上方寺 | 15. 雙峰寺 | 16. 金山寺 |

以上十六景，僅靜寄山莊為內八景，其他有五處屬於外八景，其餘有八處屬於附載的十六景，另有二處則非《盤山志》附圖中所載。

慎郡王允禧為康熙帝第二十一子，字謙齋，號紫瓊，雍正封貝勒，乾隆初進為慎郡王，善書畫。劉九庵先生據王先謙《東華錄》考定允禧生於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王先謙《東華錄》⁶⁷云：「康熙五十年辛卯春正月庚子，皇子允禧生。」雖然在輩份上是乾隆的叔父，卻是與乾隆同年出生，可見兩人可能在一起讀書遊戲，既對書畫都有興趣，可能交往是密切的。乾隆乙丑（1745）駐蹕盤山，允禧同往，曾有〈命慎郡王寫盤山山色口占詩以贈〉詩云：

⁶⁵ 見該書，頁 3379-80。

⁶⁶ 見該書，頁 2983。

⁶⁷ 見《續修四庫全書》370 冊，527 頁。

吾叔詩才素所知，於今學畫畫尤奇。
同來勝地寧無意，為寫山容更咏之。

上述台北故宮所藏冊，並無紀年，僅於末頁金山寺一圖，左下角題：「田盤山色，臣允禧恭製。」但是此冊似即為應乾隆乙丑（1745）之命所作，另外有兩則證據，可以支持此冊作於 1745 年：

一為乾隆題允禧此冊諸詩，載於乾隆《御製詩集》初集卷二十六，由於此詩集為編年體，故可證實諸詩為 1745 年作。

二為乾隆九年甲子（1744）命建靜寄山莊於盤山之陽。

是年冬十月奉慈輦駐行宮（《欽定盤山志》頁 11），並有《御筆登雲罩寺定光塔詩軸》。（《石渠寶笈續編》頁 2267）而乾隆題允禧此冊第七圖雲罩寺詩云：

常時望田盤，雲在山頭起；
昨歲登絕頂，雲乃在足底。

所指昨歲登頂，即為乾隆九年登雲罩寺定光塔事，因此可以確定此冊乾隆題詩是在乾隆十年（1745），故推定允禧畫於同年。

但允禧在此時，不祇畫一冊，而是畫兩冊，前一冊呈請乾隆御題之後，所畫的第二冊，尺寸放大原冊的兩倍以上。但題詩部份則是每幅題他自己恭和御題詩的韻所賦的詩。此冊目前藏所不明。

允禧所作此冊尺幅甚小，幅高四寸四分，廣三寸五分，所以不論山樹屋宇，在筆墨上都只能點到為止，畫其大意，更何況他的創作態度與董邦達全然不同，他是印象式的浪漫寫意法，若無其他靜寄山莊的圖像資料，從他的作品中去認識盤山諸景，尤其是「靜寄山莊」一幅，是會令人得出錯誤印象的。從他的畫風來觀察，即使找到上述較大一倍的畫冊，相信與此冊大同小異，不會出現比較寫實的圖像。

5. 李世倬畫《靜寄山莊十六景》冊

此十六景紙本設色畫，分裝兩冊，冊首有乾隆御筆書〈靜寄山莊記〉，內容與題董邦達的《田盤勝概》冊相同，但御題每景詩，則在李世倬畫的左方對幅。由於空間較大，詩前均加題詩序。末幅紀年作「丁卯春仲」⁶⁸與題董邦達冊在同年；但此為春仲，彼為嘉平，故題此冊較早半年。此冊未見於台北故宮，或尚在北京也。如此冊尚存於世，將來可以與董邦達的相參照，若就李氏其他作品的畫風，相信不會比董邦達更寫實或工細。

⁶⁸ 《石渠寶笈三編》，頁 4158-62。

6.其他「十六景」圖像

《欽定盤山志》中對盤山諸景特寫的版畫，從靜寄山莊等的「內八景」到「外八景」等等以下尚有三十八幅之多，自是吾人了解乾隆十九年（1754）時代各景點最重要與可靠的圖像依據。如前所述，董氏與蔣溥等銜命修盤山志時，並令他們入山游訪，作深入的了解，因此所畫圖像絕不是如前述允禧所作那樣只是髣髴的印象而已。

三、「靜寄山莊」及其圖像：

在筆者的研究過程中，從董其昌《婉變草堂圖》上那一方「靜寄山莊」的大印，以及乾隆《御筆盤山圖》軸串所繪並標名的「靜寄山莊」，再到《欽定盤山志》中對該山莊的特寫版畫等等，以為乾隆當時所建僅止於此，但是到後來，才更具體地明瞭，在乾隆御定的盤山十六景中，所謂的「外八景」：

- | | | | |
|-------|-------|-------|-------|
| 1.天成寺 | 2.萬松寺 | 3.舞劍台 | 4.盤谷寺 |
| 5.雲罩寺 | 6.紫蓋峰 | 7.千相寺 | 8.浮石舫 |

乃是借山中原有的寺宇及天然景觀，至於「內八景」者：

- | | | | |
|----------------------|----------------------|----------------------|----------------------|
| 1.靜寄山莊 ⁶⁹ | 2.太古雲嵐 ⁷⁰ | 3.層巖飛翠 ⁷¹ | 4.清虛玉宇 ⁷² |
| 5.鏡圓常照 ⁷³ | 6.眾音松吹 ⁷⁴ | 7.四面芙蓉 ⁷⁵ | 8.貞觀遺踪 ⁷⁶ |

除了「貞觀遺踪」主要是天然景之外，其他七景，雖然散處山中，也都是乾隆新建山莊的一部分。

在乾隆十九年（1754）敕修盤山志之前，乾隆在「內八景」之外，續有增建，即如上述乾隆初詠「貞觀遺踪」時，尚無「千尺雪」的茶舍，但修志時已落成，故圖繪中有頗為生動

⁶⁹靜寄山莊：位於諸景之最前列，「山前平敞處建殿庭為班朝聽政之位」知為山居期間的臨時聽政處。參閱《欽定盤山志》卷一，頁9。

⁷⁰太古雲嵐：結構比較複雜，為「宸遊常御處也，其東結構宏敞曰：壽萱堂，為奉聖母臨幸憩息之所。」，前引書，卷一，頁11-12。

⁷¹層巖飛翠：「中有澹懷堂，堂之西有樓曰擷翠，閣曰雲起，皆高寬可臨眺。」，前引書，卷一，頁14。

⁷²清虛玉宇：「有門有廡，正中構傑閣，體勢正圓。」，前引書，卷一，頁15。

⁷³鏡圓常照：「山莊之西，得概軒之前，整飾梵宇。」，前引書，卷一，頁17。

⁷⁴眾音松吹：「婉變草堂適介其間，堂之東，亭宇翼然，實先堂而築，以當諸景之會。」，前引書，卷一，頁19。

⁷⁵四面芙蓉：乃是亭名，此亭崇敞洞達，當山之幽絕處，枕石漱泉，光景溢目，應接不暇。
，前引書，卷一，頁21。

⁷⁶貞觀遺踪：乃南澗濱的巨石，於平坦處結亭。相傳唐文皇東征暎甲於此，故名。萬壑奔注之水，至此跳珠噴玉。乾隆於1751年南巡遊寒山千尺雪之後，築宇於泉上，從圖中可見，因勢高下迴環。是為盤山千尺雪，建築甚有特色，乾隆每來品茶賞畫。前引書，卷一，頁23。

的描繪，否則僅憑文字形容或任憑想像，是無法得其真實的。

在《欽定盤山志》的第二卷中，包括了半天樓⁷⁷、池上居⁷⁸、農樂軒⁷⁹、雨花臺⁸⁰、冷然閣⁸¹、小普陀⁸²等「行宮內新增六景」。這些新景必然是出於乾隆主導。

關於靜寄山莊之建築及其規模，由於現已不存，連廢墟遺址也談不上，因此要重建該山莊，只能根據乾隆及其臣工的相關圖繪、方志版畫中的圖像及文字紀述等三種資料。

靜寄山莊既為盤山諸景的主體，又是山麓的第一組建築，所以在上述諸盤山總圖中都有描繪，雖然繁簡有異，但基本的建築格局大體相同，其中則又以乾隆的《御筆盤山圖》和姚文瀚袁瑛的《合筆盤山圖》最為具體，二者稍異之處是前者取景的角度是從正門的左側，後者則從正門的右側。

在《欽定盤山志》的木刻版畫中，第二圖即為〈行宮全圖〉，包括所謂的「內八景」以及「新增六景」。其靜寄山莊的視點，正與乾隆御筆本相同。同書第三圖即為「靜寄山莊」的特寫，此圖視角則又與姚文瀚袁瑛的合作畫相同，可見後者作畫時，必曾參照《盤山志》的構圖。

接著，乾隆又解說「山莊」之義，則是取法「皇祖避暑山莊之例」所以稱之為「靜寄山莊」，在乾隆長達六十年的統治過程中，其所增修興建的園林中，這是唯一的「山莊」，兩者相較，不但是在面積上「為幅員較避暑僅十之三。」，而且在建築風格上「尚樸素，屏文繡，適可而止，容膝亦安。⁸³」，所以絕沒有避暑山莊那麼壯麗，範圍也較小，在《盤山志》卷一的〈盤山全圖〉的圖說中也有類似的解說：「營建別館，山水得位置之宜，土木無雕飾之費。⁸⁴」。同書中的「靜寄山莊」圖說，也提供了類似的詮釋：

行宮以靜寄山莊名，崇儉德也，皇祖時築山莊於熱河以避暑，不雕不繪，得天然之勝。今茲縱廣不及其半而朴略如之。

至於山莊之殿宇庭院，在所附的「靜寄山莊」版畫一圖上，甚為了然。山莊座落在圖左山前的平台上，山上山腳，松林錯落，山莊前後則有各式雜樹。山門左右，石牆圍繞，橫跨

⁷⁷半天樓：「樓巍聳無所蔽，八窗洞開，……檻外為平台，架空臨虛……宸遊樂其高曠，屢登此遐眺。」，前引書，卷二，頁2。

⁷⁸池上居：山中本多流泉，噴湧岩際，此處靈沼天成，含蓄淳泓，荇藻交碧，於是壘奇石作岸，凡數匝，與千尺雪各擅勝場。前引書，卷二，頁4-5。

⁷⁹農樂軒：觀瀾亭之東，墾為方田，用藝嘉穀，可以譜昇平豐稔之象。前引書，卷二，頁6-7。

⁸⁰雨花臺：山路西北上，漸少平坦而谷深崖複，佳景益多，有檐宇在深林中，老樹作英，隨風飄舞。前引書，卷二，頁8-9。

⁸¹冷然閣：山中清景，受風尤多，宜有冷然之目。南望無所不見，北出一逕斜上，乃可達攬雲亭。前引書，卷二，頁10-11。

⁸²小普陀：於東瀾岡阜，結亭曰極望澄鮮。水流至此，縈紆洄洑，匯為石潭，有竹萬竿。於此建宇，以奉大士，名小普陀。前引書，卷二，頁12-13。

⁸³《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⁸⁴《欽定盤山志》卷一，頁4。

右方的山澗，門牆外尚有左右門房相對，圍牆內有院落一座，亦有牆廊圍繞，後有大殿，即圖說中所云：「山前平敞處建殿為班朝聽政之位，御題曰：知仁樂處。」，殿後石牆圍繞，院中叢樹密集，院右側又有小院落隱樹後，或即圖說中：「其東喬林交蔭，希見曦景，有齋日松巖寒翠，群臣燕見處也。」，樹後坡地有二層方亭乙座，名為「鏡瀾亭」。右前方有橋乙座，橫跨山澗急流上，圖說云：「鏡瀾亭臨大澗，澗中水石盪激常作殷雷聲，虹梁跨其上。」

以上是圖志中的大略景物，如果結合「行宮全圖」來看，則以下的圖說更易使觀者明瞭全山形勢：「踰橋東北折，舉步漸高。登山之路於此始焉。」可見靜寄山莊座落在盤山的山腳，然後御定的其餘「內八景」，都在後山的左右及後上方，「外八景」則在外圍及更高的左後方。

所謂「外八景」大多是盤山中原有的寺宇建築，自康熙十四年「幸盤山諸寺，皆賜金」⁸⁵開始，乾隆十九年之前，也曾發帑修建雲罩、感化、天香諸刹、千相、少林、盤谷、諸梵宇、以及萬松、中盤、上方諸刹。

其中另有一處景點，也由乾隆自己擇地修建的，則是盤山的茶舍，也就是「盤山千尺雪」。所謂「千尺雪」，原是乾隆（1751）首度南巡，

流覽江山勝概，尋古蹟之奇，文物秀麗區也，其悅性靈而發藻思者，所在多有，而獨愛吳之寒山千尺雪，創於隱士趙宦光。」今范氏構園其地者，「為境野以幽，泉鳴而冷，題其閣曰聽雪，為之流連，為之倚吟，歸而肖其處，於西苑之淑清院……駐避暑山莊，乃得飛流漱峽……作室其側，天然之趣足矣，尚未得松石古意。今春來盤山，遊文皇所為晾甲石者，匯萬山之水，而歸於一壑……爰相面勢，結廬三間。……乾隆十有七年（1752）歲在壬申冬十月駐蹕靜寄山莊⁸⁶。

這就是盤山茶舍的「盤山千尺雪」所在之地，乃是仿自趙宦光所創，利用天然流泉，築室其旁的茶舍。根據乾隆的詩文及臣工的繪畫，得悉他除了盤山之外，還在熱河的避暑山莊以及北京附近的西苑所建的茶舍均以「千尺雪」命名。因為乾隆對品茗的興趣，凡臨幸上述各地品茗之時，每有詩作，故翻閱乾隆《御製詩文集》時，常見有關「千尺雪」之詩什，在未知趙宦光典故之前，初不知為何物也。

從上引的乾隆自書《盤山千尺雪記》，知於乾隆十七年（1752）建成「結廬三間」的盤山茶舍。該年的冬十月，他「重游盤山，愛千尺雪之勝，既為之記，坐盤石，面清泉寫成是圖。」就是《御筆盤山千尺雪圖卷》，圖後接幅，就是乾隆御筆〈盤山千尺雪記〉。除此之外，乾隆另書此記，摩崖刻之。此一摩崖，不知尚存世否？

乾隆所畫〈盤山千尺雪〉尚不止一卷，因為他「復命詞臣董邦達、錢維城分寫西苑、熱河千尺雪景；而吳之寒山，則屬之張宗蒼，合裝為卷，各置其地。」也就是說將盤山、西苑、

⁸⁵ 《盤山志》，頁 586-10。

⁸⁶ 〈盤山千尺雪記〉，《石渠寶笈三編》，頁 4118-4119。

熱河、寒山的千尺雪合卷，各畫四卷，分儲四處。其藏於熱河一卷成於癸酉（1753）新春。⁸⁷

誠如前述，在靜寄山莊的書畫藏品中，有：

董邦達畫千尺雪一卷

錢維城畫千尺雪一卷

張宗蒼畫千尺雪一卷，此卷畫寒山千尺雪，紀年乾隆壬申（1752）長至日。

以上三卷雖是著錄為「靜寄山莊」的藏品，但是實際上應是千尺雪的藏品，而在盤山千尺雪的收藏之中，最為重要的乙幅，應是唐寅的《品茶圖》。⁸⁸

乾隆的茶舍，當然需要相關題材的畫軸以增加品茶時的氣氛，唐寅此畫就成了盤山千尺雪的常駐之客。唐寅此軸為細長條幅，山石用短披麻皴，不是唐寅的代表風格，畫峰下茅屋兩間，童子烹茶景⁸⁹。

乾隆從 1753 年到 1764 年先在山頭上方題詩七則，已將畫面空際填滿。其後從 1766 年至 1797 年間又在另紙題了十四次，最後分別裱於畫幅四周，並在詩堂上鈐上「靜寄山莊」的大印。乾隆最初的兩則題詩都是和唐寅的原韻，其紀年詩跋各為：

乾隆癸酉（1753）十月題於田盤千尺雪。

甲戌（1754）二月重過千尺雪疊前韻。

可見這兩則都很明確的說明題於千尺雪茶舍內。又上詩塘一詩紀年云：「丙戌（1766）仲春中澣憩千尺雪觀畫御題。」及右下角一詩：

千尺雪齋設竹罏，壁懸伯虎品茶圖；

羨其高致應輸彼，笑此清閒何有吾？

這兩則更清楚地描述唐寅此畫懸在千尺雪的齋房壁上。每臨幸必品茶賞畫，接著就是吟詩題畫。古畫流傳至清末，亦有收藏家及好事者，遍徵名流題詠，而題識滿軸者；但那是集體創作，不像乾隆歷數十年由其個人來完成的。

至於千尺雪在盤山的確實地理位置，可以在較千尺雪（壬寅 1752 年落成）晚兩年編成的《盤山志》卷一的〈盤山總圖〉或〈行宮全圖〉中都可找到，其相關位置在靜寄山莊的左上方半山中，借著名景點「貞觀遺蹤」的「晾甲石」的對面，依溪澗曲折而建成，房舍本就簡樸，山中發大水時極易被沖毀，年久已無遺跡可尋。

⁸⁷ 《石渠寶笈三編》，頁 4217-4218。

⁸⁸ 《故宮書畫圖錄》（八），頁 33。

⁸⁹ 唐寅題詩云：「買得青山只種茶，峰前峰後摘春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風口自嘉。」

肆、「靜寄山莊」乾隆君臣的書畫活動及收藏

本研究之緣起，乃始於筆者注意到乾隆在「靜寄山莊」的書畫收藏，及其在這些作品上歷年持續的題跋，以及他曾十二度將黃公望子明本《富春山居圖卷》隨行攜至盤山行宮對景賞畫，甚至親自費時三月作《盤山圖》等等所引發的研究動機。因此本節先將目前所得乾隆在山莊之書畫活動以編年方式呈現，再表列其在山莊的收藏。

一、書畫活動：

在乾隆九年（1744）命建靜寄山莊之前，乾隆曾先後於四年（1739）及七年（1742）兩度幸盤山天成等寺，有賦詩及〈遊盤山記〉之作。

山莊初步落成，在乾隆九年（1744）的十月即奉皇太后來駐行宮，行筇中偶攜香光書畫冊，每於駐蹕之暇，間一臨模竟成全幀，識於白澗行宮⁹⁰。並有《御筆登雲罩定光塔詩軸》⁹¹之作。又乾隆在天成寺中見橘樹子，饒有佳致，因圖之以歸。⁹²

才隔三、四個月，於乾隆十年（1745）的春二月，乾隆又駐蹕行宮，命慎郡寫盤山山色，口占詩以贈。（《御製詩初集》卷 24，頁 59）回到北京，在孟夏四月因「偶憶盤山別業」，就命筆自畫了一幅《盤山別業圖》軸⁹³這時他畫興大發，從四月上旬開始，又動筆經營了一幅更大的《盤山圖》⁹⁴，高約五尺，橫約三尺，可能是乾隆一生中所作最大的山水畫，包括了山中九個景點，花了他足足三個月的時間，到七夕才完成，並預留天空，作為日後每次臨幸吟詠題詩之用。（下文每次題詠此畫，不再註出處。）同年冬月，余省奉敕恭臨乾隆去年御製《盆橘圖》⁹⁵。

乾隆下一次駐蹕行宮，隔了兩年，在乾隆十二年（1747）的春二月，賦〈盤山十六景詩〉以及作〈靜寄山莊十六景記〉。並有賜宴諸王大臣之舉，並詔能繪者，圖寫內外各景。⁹⁶這年的春天，先有李世倬《畫靜寄山莊十六景冊》。到了年底，董邦達精心畫了內外各景，乾隆各為兩冊書記題詩，後者名為《田盤勝概圖》冊。⁹⁷乾隆並在前年自畫的《盤山圖》軸上題了十一次。乾隆見盤山松奇秀不可勝紀，偶寫虬枝，以誌一鬚。又題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卷。⁹⁸

明年乾隆十三年（1748）閏七月，駐蹕行宮，題董其昌《婉孌草堂圖》。此畫從此掛靜寄

⁹⁰ 《石渠寶笈》，頁 284。

⁹¹ 《石渠寶笈續編》，頁 2267。

⁹² 《御製詩初集》卷 28，頁 69。

⁹³ 《石渠寶笈續編》，頁 1008。

⁹⁴ 《石渠寶笈續編》，頁 1311-16。

⁹⁵ 《故宮書畫圖錄》（十三），頁 107。

⁹⁶ 《欽定盤山志》卷首一，頁 4-5。

⁹⁷ 《石渠寶笈續編》，頁 1800-02，2385-86。

⁹⁸ 《御製詩初集》卷 39，頁 98。

山莊的婉變草堂中，先後共題二十二次。⁹⁹

一年多之後(1749)，乾隆從熱河避暑山莊及塞上旋蹕，於九月中旬奉皇太后幸盤山行宮。乾隆《御筆臨趙孟頫書畫冊》¹⁰⁰題云：「偶展松雪書畫，嘉其天真瀾漫，隨意臨此。」題云：

田盤蒼翠，橫樸窗案，與筆光墨彩相映發，疑松雪當年未必有此勝賞……題於四面芙蓉書屋。

「四面芙蓉」為乾隆御定山莊內八景之一，當盤山幽絕處，的確不是趙孟頫當年能有之景。

乾隆十五年(1750)皇上於秋日又奉皇太后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遊天成寺〉詩。又作《御筆靜寄山莊詩》一軸¹⁰¹及《御筆詠桂詩》一軸¹⁰²。又題錢維城於田盤石壁上畫《遠澗泉聲圖》。¹⁰³

乾隆十七年(1752)春仲駐蹕靜寄山莊，命學士鄒一桂，為《太古雲嵐圖》即題。¹⁰⁴自題《盤山圖》。春季鄒一桂畫《盤山圖》一，有未紀年御題詩。¹⁰⁵

同年(1752)十月再度幸盤山行宮，有《御筆駐靜寄山莊詩》一軸，金粟牋本，書五言詩一首，內有句云：「今年來兩度，前度夢幻等。¹⁰⁶」又於冬月御筆寫生作《盤山樓橘圖》¹⁰⁷又於十月御筆畫《盤山千尺雪圖》卷，題云：「重遊盤山，愛千尺雪之勝，既為之記，坐盤石，面清泉，寫成是圖。復命詞臣董邦達、錢維城分寫西苑、熱河千尺雪，而吳之寒山，則屬之張宗蒼，裝成四卷，藏之精舍。」卷後接幅，有御筆〈盤山千尺雪記〉。此後臨幸，屢題此畫。¹⁰⁸題鄒一桂《盤山圖》¹⁰⁹。

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塞上行圍旋蹕奉皇太后幸行宮，自題去年《御筆盤山千尺雪》卷¹¹⁰，又題唐寅畫《品茶圖》於田盤千尺雪。¹¹¹又今年新春在北京清宮三希堂內又畫《盤山千尺雪》卷，與詞臣畫西苑、熱河、寒山之千尺雪，合裝藏於熱河。¹¹²

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駐蹕行宮，命臣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纂修《盤山志》，即令

⁹⁹ 乾隆《御製詩二集》卷五及《石渠寶笈三編》頁 2067-2069，下文再題此畫不另註出處。

¹⁰⁰ 《石渠寶笈三編》，頁 4116。

¹⁰¹ 《石渠寶笈三編》，頁 1037。

¹⁰² 同上註。

¹⁰³ 《御製詩二集》卷 20，頁 46。

¹⁰⁴ 《石渠寶笈續編》，頁 700。

¹⁰⁵ 《石渠寶笈三編》，頁 2267。

¹⁰⁶ 《石渠寶笈三編》，頁 1065。

¹⁰⁷ 同上書，頁 1066。

¹⁰⁸ 《石渠寶笈三編》，頁 4118-4119。

¹⁰⁹ 《御製詩二集》卷三十二，頁 16。

¹¹⁰ 同上註。

¹¹¹ 《石渠寶笈三編》，頁 1859，圖見《故宮書畫圖錄》(七)，頁 33-34，此畫自今年起即藏於此處，共有二十一題，下文不再加註。

¹¹² 《石渠寶笈三編》，頁 4218。題唐寅《蟹眼松風圖》。《御製詩二集》卷四十四，頁 16。

入山遊訪。¹¹³自題《盤山千尺雪書畫卷》及題唐寅《品茶圖》及董其昌《婉變草堂圖》。

乾隆二十年（1755）春正月四日〈御製盤山志序〉¹¹⁴自題《盤山圖》。賦東竺庵杏花，即命鄒一桂設色畫杏花。二月御題《鄒一桂杏花》，自此至1791年共題此畫十四次。¹¹⁵再題唐寅《品茶圖》。仲春遊法藏寺，見盤龍松古秀奇崛，為寫其貌，並作《盤龍松歌》，作《御筆盤龍松圖》軸。¹¹⁶

乾隆二十一年（1756）駐蹕靜寄山莊，信宿即去¹¹⁷故作詩少，亦未題畫。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未幸盤山，於八月在熱河避暑山莊自題《御筆盤山千尺雪》卷。¹¹⁸

乾隆二十三年（1758），冬孟幸盤山，自題《盤山千尺雪》又題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

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仲駐蹕盤山，自題《盤山圖》，又題鄒一桂《杏花》、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及張宗蒼《山水畫》¹¹⁹坐半天樓題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二十八年（1763）題張宗蒼畫《盤山別墅圖》軸¹²⁰仲春駐蹕盤，題《盤山圖》、《盤山千尺雪》及無款《靜夜吟圖》軸。又題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鄒一桂《杏花圖》。

乾隆二十九年（1764）初冬自避暑山莊回蹕，駐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盤山千尺雪》、及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仲駐蹕於靜山莊三日，得詩六十有八首，裘曰修錄書《御製盤山詩》一冊，此冊後並有張鵬翀《水墨畫盤山圖》。¹²¹自題《盤山圖》、《盤山千尺雪》，又題《靜夜吟》、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鄒一桂《杏花》、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三十四年（1769）仲春駐蹕盤山，自題《盤山千尺雪》、《盤山圖》，又題《靜夜吟》、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同年小春（十月）《御筆濟源盤谷考證》卷，又用韓愈盤谷子詩韻，並書〈送李愿歸盤谷序〉一卷。¹²²又題元崔彥輔《溪山煙靄》軸¹²³，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三十五年（1770）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又題董邦達《畫千尺雪》卷¹²⁴、

¹¹³ 《欽定盤山志》卷首一，頁6

¹¹⁴ 前引書，首頁。

¹¹⁵ 《故宮畫畫圖錄》（十一），頁327-328，再題時不另註。

¹¹⁶ 《石渠寶笈續編》，頁128

¹¹⁷ 《御製詩二集》卷六十二。

¹¹⁸ 《石渠寶笈三編》頁4218。

¹¹⁹ 《御製詩三集》卷三，頁12。

¹²⁰ 《石渠寶笈三編》，頁2414。

¹²¹ 《石渠寶笈三編》，頁4177-4183。

¹²² 《石渠寶笈三編》，頁1178。

¹²³ 《故宮畫畫錄》頁105-106，自此年起，共題十二次。

¹²⁴ 《石渠寶笈三編》，頁4168，此後續題七次不另註。

《靜夜吟》、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圖》、鄒一桂《杏花》、崔彥輔《溪山煙靄》。

乾隆三十七年（1772）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題崔彥輔《溪山煙靄》、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圖》及錢維城畫幀、董邦達《林巒積素圖》、（《御製詩四集》卷三，頁12）又題董邦達《千尺雪》、仇英《松風山水閣》軸¹²⁵。盤山兩次對雪，題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三十九年（1774）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又題《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鄒一桂《杏花》、董邦達《千尺雪》。¹²⁶錢陳群《遊盤山詩》冊。¹²⁷以及錢維城《龍井八詠詩》、《龍井八景》冊，趙蕤《長短經》、趙左《松蔭論古》、王蒙《松壑高賢圖》及陳汝言《松蔭對瀑》¹²⁸、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四十年（1775）暮春駐蹕盤山，自題《盤山圖》，又題《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鄒一桂《杏花》、董邦達《千尺雪》及錢維城《山水四十八幀》。¹²⁹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四十七年（1782）暮春駐蹕盤山，御筆寫東竺庵慈柏，仿沈周慈竹圖法。¹³⁰自題《盤山圖》，又題《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董邦達《千尺雪》及張宗蒼《畫山水》、王穀祥《梅花卷》、董邦達《山水小冊》、錢維城《松下看泉》、董其昌《青山倚艇》、陳書《仿王蒙夏日山居》、仇英《松風水閣圖》、錢維城《江山攬勝圖》、¹³¹又題錢維城《盤山圖》。¹³²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五十年（1785）暮春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及己丑（1769）陽月《御筆書李愿歸盤谷序》卷。又題《靜夜吟》、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鄒一桂《杏花》、董邦達《千尺雪》、崔彥輔《溪山煙靄》，乃文同《畫盤谷卷》、沈周《支硎遇友》、文伯仁《品茶圖》、王穀祥《梅雀卷》、張宗蒼《畫山水》、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五十二年（1787）暮春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又題《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陳書《仿王蒙夏日山居圖》、董邦達《千尺雪》、錢維城《盤山圖》、張宗蒼《畫山水》、周臣《松陰清話》筆頭、錢維城《松下看泉》、董誥《梅杏寫生》。¹³³

乾隆五十四年（1789）暮春駐蹕盤山，憶寫孤山眺望的《西湖圖卷》¹³⁴，自題《盤山圖》及《盤山千尺雪》，又題《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

¹²⁵ 《石渠寶笈三編》，頁1883。

¹²⁶ 《石渠寶笈三編》，頁4169。

¹²⁷ 《石渠寶笈三編》頁2249。

¹²⁸ 《御製詩四集》卷十七，頁48-49。

¹²⁹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八。

¹³⁰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

¹³¹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頁212-214。

¹³² 《故宮書畫圖錄》，按此畫自今年起共題六次，再題不另註。12冊，頁195。

¹³³ 《御製詩五集》卷三十。

¹³⁴ 《石渠寶笈三編》，頁1252。

堂》、董邦達《千尺雪》、錢維城《盤山圖》、張宗蒼《畫山水》、錢維城《松下看泉》、鄒一桂《杏花》、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五十六年（1791）季春駐蹕靜寄山莊，自題《盤山圖》，又題《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沈周《支硎遇友》、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錢維城《盤山圖》、陳書《仿王蒙夏日山居圖》、鄒一桂《杏花》、張宗蒼《畫山水》、錢維城《松下看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五十八年（1793）春駐蹕盤山，自題《盤山圖》，又題崔彥輔《煙山煙靄》、沈周《支硎遇友》、唐寅《品茶圖》、董其昌《婉變草堂》、王穀祥《梅竹群雀卷》、董誥《梅杏圖》、陳書《仿王蒙夏日山居》、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乾隆登基六十年，宣佈歸政於皇太子嘉親王。嘉慶二年（1997）季春，身為太上皇的乾隆最後一次臨幸靜寄山莊，依舊地吟詩題畫，包括過去多年屢題的畫蹟如：

《靜夜吟》、崔彥輔《溪山煙靄》、董其昌《婉變草堂》、唐寅《品茶圖》、以及王原祁的《山水》等。¹³⁵此外，今年隨行攜有《四朝選藻》四冊，已在辛亥（1791）清和各題以詩，然尚未登黃綾詩本。由此跋中「乾隆六十二年丁巳季春御識。¹³⁶」等語可見乾隆歸政後，對外用嘉慶年號，而官內仍續用乾隆年號。

以上是有紀年的作品及題跋，另外還有一些無紀年的御筆及臣工的作品。

《御筆盤山偃松圖》卷，金粟箋本，墨畫。¹³⁷

錢維城畫《盤山千尺雪卷》，此卷見乾隆己酉（1789）季夏自題《御筆盤山千尺雪》卷中。¹³⁸總之是一幅 1789 年以前的作品。

另有一些有關盤山或靜寄山莊的書畫活動，並不是在當地或當時進行的，例如：

乾隆九年（1744）因見盤山天成寺中的橘樹子，饒有佳致，畫了一幅寫生，到第二年（1745）冬月，余省奉敕恭臨御筆《盆橘圖》一軸。乾隆原作，或存北京故宮，但余省臨本卻存台北故宮，可想見原作一二。畫上除了梁詩正奉敕敬書《御題盆橘圖》三首之外，諸臣工如汪由敦、勵宗萬、董邦達、張若靄、裘曰修、陳邦彥等題詩畫上。¹³⁹

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十八日，郎世寧為盤山中所「澹懷堂」後殿起通景畫稿。¹⁴⁰

乾隆壬申（1752）六月既望，錢陳群書《賜遊盤山恭紀詩》冊。¹⁴¹

乾隆十八年（1753）新春乾隆於三希堂作水墨畫《盤山千尺雪》，復命詞臣董邦達、錢維城、張宗蒼分寫西苑、熱河及寒山千尺雪，是卷藏之熱河。¹⁴²

¹³⁵ 《御製詩餘集》卷十，卷十一，頁 532-。

¹³⁶ 《御製詩餘集》卷十一：「茲遊盤山，以籌軍務，望捷音之故，雖來散悶，而悶乃日增，即景拈辭，亦少於往歲，既檢斯舊稿，錄登詩帙……仍於本畫冊末，識其緣起如右，乾隆六十二年丁巳季春御識。」，頁 20-21。

¹³⁷ 《石渠寶笈》頁 290。

¹³⁸ 《石渠寶笈三編》，頁 4218。

¹³⁹ 圖見《故宮書畫圖錄》十三冊，頁 107。

¹⁴⁰ 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成就〉，《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1988 年，第二期），頁 57。

¹⁴¹ 《石渠寶笈三編》，頁 2246-2249。

¹⁴² 《石渠寶笈三編》，頁 4218。

乾隆二十年（1755）春正月四日，乾隆《御製盤山志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在避暑山莊題四年前〈御筆水墨畫盤山千尺雪〉。

乾隆三十二年（1767）初冬於養心殿三希堂御書丁卯（1747）仲春《盤山十六景詩》。¹⁴³

乾隆五十五年（1790）仲夏自題《盤山千尺雪》¹⁴⁴。此時當在避暑山莊的千尺雪茶舍，該畫即藏於彼。此畫在 1792、1794、1795 及 1798 諸年皆有乾隆御題。

二、書畫收藏：

在筆者搜集「靜寄山莊」曾經收藏的書畫作品過程中，首先因為董其昌的《婉變草堂》及唐寅《品茶圖》畫軸詩塘上方「靜寄山莊」的朱文寬邊巨印，故而從翻閱大量圖版有無該印著手，然而所得有限，主要的原因固然是該山莊藏畫原就不多。而另一原因乃是該印太大，鈐蓋的位置遠離畫面，如是立軸，必在畫軸的上緣或詩塘，如是手卷必在後隔水等處。因此即使像上述唐寅及董其昌二畫，在一般以畫面為主的圖版上也都見不到此印，因此，檢閱印刷圖錄，所獲必受限制而不全。

《石渠寶笈》續編中的書畫，並無靜寄山莊的藏品¹⁴⁵。其中有關描繪盤山的畫作，都藏於北京清宮的其他的宮內，如董邦達的《盤山十六景卷》藏於寧壽宮，同名的冊頁藏于淳化軒，而董氏的《田盤勝概》冊藏于重華宮；鄒一桂的兩幅《太古雲嵐》，一藏于乾清宮，一藏于御書房；姚文瀚、袁瑛合筆的《盤山圖》則藏于御書房。¹⁴⁶可見相關的作品並不集中。

至於《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方式，又與初編、續編不同，乃是依收藏處所為單位的，因此筆者得以列表於後。然而，筆者發現，該表中藏於靜寄山莊的作品，並非如想像地每一幅上都鈐蓋有「靜寄山莊」的大印。甚至蓋大印的作品是少數。

也有如董其昌《青山倚艇圖》。乾隆曾題于靜寄山莊，上方也有此大印，然而在《寶笈三編》以及晚近才編印的《故宮書畫圖錄》¹⁴⁷中均未著錄此印，鄒一桂《杏花》軸也是如此。而長期藏於靜寄山莊，並以《婉變草堂》圖的畫名來命名山莊內的草堂，卻又著錄于《石渠寶笈三編》的延壽閣內。可見編纂三編之時，此畫已從靜寄山莊移到延壽閣。

由此可知，靜寄山莊的藏品並不是靜態的、固定的，而是陸續增加的，又是移動的，而且也並不在山莊內固定的一處藏所，是分藏各處的，例如唐寅的《品茶圖》是在「晾甲石」或「貞觀遺蹤」新建的「千尺雪」茶舍內；董其昌的《婉變草堂》是在靜寄山莊後山上左後方「眾音松吹」內。這是依據《盤山志》中〈行宮全圖〉中所畫的位置。筆者也在姚文瀚、袁瑛的《合筆盤山圖》原作中查證，「婉變草堂」乃加建於「眾音松吹」的左側¹⁴⁸。另外乾隆

¹⁴³ 《石渠寶笈續編》，頁 2385-86。

¹⁴⁴ 《石渠寶笈三編》，頁 4218。

¹⁴⁵ 為了擴大搜尋範圍，應該將清宮藏畫的著錄書籍：《石渠寶笈》的初編、續編及三編中書畫上的收藏寶璽全部搜查一過，在目前尚無電腦檢索系統的幫助之前，筆者只作了部份的搜尋。

¹⁴⁶ 《石渠寶笈續編》目次，頁 84.87.88.105。

¹⁴⁷ 該書十冊，頁 228。

¹⁴⁸ 然而在《薊縣志》的〈靜寄山莊〉一節中卻云：「四面芙蓉，在山莊南側，主建為“婉變草堂”」。

癸丑（1793）在山莊內沈周的《支硎遇友》卷，詩後註云：「沈周是卷即貯泉香亭中¹⁴⁹」。「泉香亭」一景，也見於姚文瀚、袁瑛的《合筆盤山圖》中。此外，從《石渠寶笈三編》著錄於靜寄山莊所藏的作品，一部份有「樂壽堂鑑藏寶」的印章，可見那些書畫，原是貯藏於「養性殿」後方的樂壽堂中。

從以上這些情形來看，多少也反映了清宮書畫收藏的一般情形。靜寄山莊的收藏未必鈐有山莊的巨印；有此巨印的書畫，在《石渠寶笈續編》及《三編》纂修之時，不一定都仍在原藏處。換句話說，這些書畫都只是過客。在乾隆之時，因其個人的喜好及鑑賞品味，某些作品因時因地被移藏別處，以備其臨幸之時隨時賞玩題詩。由於他是一位飽讀詩書，也自視爲中國文人鑑賞家的佼佼者，而且文思便捷，不作幾首詩不題幾幅書畫，似乎不能讓他在政事之餘，萬幾之暇得到充分的休息與調劑，因此凡是在其所到的休閒行宮，都要準備一些書畫，供其欣賞、吟詠、揮灑。

也有特殊的例子，如子明本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自從乾隆考據鑑定以爲真跡之後，愛之逾恆，不論南巡或東巡，都隨身攜之行篋，興之所致，即取出與眼前風景對看，歎賞題識，自 1760 至 1793 年的三十多年間，攜往盤山行宮共題十二次之多，並不代表此卷曾藏於靜寄山莊中。

在這種情形下，其中有些作品，特別是曾藏在靜寄山莊的書畫本就不多，然而他卻屢次臨幸，於是其中的某些作品成爲他幾乎每次都要題之而後快的對象，而且他的個性似乎非常有耐性，不厭其煩地爲同一畫賦詩，或爲同一首詩的韻一再的唱和，詩思和興趣永不衰竭，這或許也是他壽徵的一部份吧。

<附錄一>表列乾隆在「靜寄山莊」藏畫題畫的目錄。這一目錄是從乾隆御製詩各集中整理出來，當他駐蹕盤山「靜寄山莊」時所賦題畫詩的畫目，可見這些畫至少曾經是山莊的藏品或過客。<附錄二>列舉《石渠寶笈三編》著錄「靜寄山莊藏」目錄一、二兩卷。

除了以上的傳統書畫外，於乾隆 47 年（1782）開始製作的《諧奇趣圖》圓明園版畫，於五年後（1787）交各行宮陳設，熱河得二十份，而盤山亦得五份。¹⁵⁰

綜觀以上「靜寄山莊」的藏畫目，宋元作品極少，明人十餘件，其餘皆爲御筆及臣工所作，無怪乾隆要說山莊收藏古畫不多，而以董其昌《婉孌草堂》爲巨擘了。不過我們知道，這裡只是他每一兩年只來五、六天的行宮而已，也足見他對書畫的癖好之深了。

伍、「靜寄山莊」的沒落與消失

「靜寄山莊」或許是乾隆一生中最喜愛的獨自營建的莊園，最後一次臨幸已是在他八十

¹⁴⁹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九，頁 191。

¹⁵⁰ 馬雅貞《戰爭圖像與乾隆對帝國武功之建構》，（台北：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92。

七高齡。到了嘉慶皇帝，根據傅增湘的〈靜寄山莊歌〉¹⁵¹，在登基後，還曾經臨幸過七次：

睿皇嗣統遵失典，減衛輕輿樂攀踐；常期五日至盤阿，終見七回馳御輦；暮年海寓騰氛霧，皇情無復思遊豫。

此詩序中又說：「庚午以還，遂絕巡幸。」庚午是嘉慶十五年(1810)。然而就筆者所見資料中一有：

嘉慶乙亥(1815)季春曾駐蹕山莊，有〈御製遊盤山雲罩寺記〉¹⁵²一冊，有句云：「予每歲上陵，禮成旋蹕，間一至山莊，駐茲不過五日，遵皇訓也。」不過嘉慶駐蹕山莊，不像乾隆那樣自如：

遊覽不過數刻，即旋行殿，批章覲吏，蒞政如常，永循考憲，曷敢少踰尺度，留意名山之佳勝哉！

「靜寄山莊」的「內八景」加上「新增六景」共十四處房舍，既尚樸實，又隨山勢高下而建，需要經常維修是可以想像的，若再無君王臨幸，也不再加以定期整修，必加速其荒廢，因為從以下檔案資料¹⁵³，即可知一二：

乾隆 35 年 7 月 25 日公義具奏：盤山等處遇水沖刷各段，同年九月九日又奏請盤山等沖刷滲漏工程請交總理工程事務大臣派員勘修。

乾隆 37 年 4 月 4 日硃批奏摺：為遺失盤山各處兩搭錫片等物請議處。

同年 5 月 11 日瓦爾達奏請：將疏防失竊之駐衛盤山行宮之千總都司等員弁議處。

乾隆 45 年 3 月 4 日保寧奏請：派員修盤山隆福寺等七處行宮房屋。

乾隆 46 年 7 月 17 日保寧奏報：估勘盤山行宮之修整工程（附清單）。

乾隆 53 年 10 月 6 日，李奉堯具奏：為盤山瑤亭等處行宮估修事宜。

乾隆 54 年閏 5 月 19 日，愛星河奏報：勘估並修理盤山行宮之碧落雲璈戲台等工程。

同年 11 月 16 日，愛星河又奏請派員勘估盤山行宮修理工程。

以上是乾隆年間盤山行宮遭受天災：沖刷滲漏以及人為的失竊，加上年久失修不斷需要修理。

以下為嘉慶、同治及光緒年間的幾例：

嘉慶 21 年閏 6 月 23 日，直隸總督方受疇奏：遵旨查辦籌修盤山雲罩寺舍利塔。

同年 7 月 29 日慶惠具奏：為盤山行宮圍牆淤土應請起除等由。

嘉慶 22 年 9 月 24 日慶惠奏報查明盤山等處行宮歲修工程。

同治 13 年 6 月 2 日，景霖具奏：為盤山行營佛殿滲漏情形重，可否委員勘修請旨。

¹⁵¹ 郭俊綸編著《清代園林圖鑑》，（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年），頁 59。

¹⁵² 《石渠寶笈三編》，頁 4125。

¹⁵³ 故宮《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中的盤山資料檢索。

同年 9 月 10 日景霖奏報敬查盤山行宮坍塌滲漏情形。

光緒 20 年、30 年及宣統 2 年均有查勘盤山行宮情形。

由上述零星的資料知道盤山行宮自乾、嘉以後，日形荒廢，甚至坍塌的情形。

傅增湘氏（1872-1950）的〈靜寄山莊歌〉序中曾述及其個人親身的遊歷所見，道及山莊末期在清末百年中的衰敗狀況：

宣統辛亥（1911），余巡學薊州，迂道往遊，微雨循松徑而入，池涸垣頽，樓閣半就傾敗。坐太古雲嵐殿宇中，書籍清玩，尚充滿四壁，就園官詢故事，粗有能言者，蓋烏閉正百年矣。

可見清末百年中更無帝王臨幸，但是仍有園官管理。其後在民國時期傅增湘再遊之時，情況更急轉直下：

今歲再過之，則已為官吏斥賣，宮殿拆毀一空。古松遍山谷，咸斬伐無遺。環山之地，賦與村民，聞所獲不及萬金。而二百年之名跡，乃掃地以盡。

傅氏敘述至此，極為感慨：

余行年六十，雅嗜山遊，凡三入田盤，然三十年來，於行宮之勝，乃目睹其衰，以迄於盡，茲足痛也。

於是而有此長歌之作。考其作歌之時，「行年六十」，當為 1931 年，已是民國二十一年，其時抗戰尚未開始。

在近現代，盤山已劃入天津界內。在新近編印的《薊縣志》¹⁵⁴中紀述盤山文物名勝云：從清末到民國初期，盤山名勝古跡遭到嚴重破壞。日軍侵華時期，多次掃蕩盤山，名勝古跡遭到破壞最重。¹⁵⁵

在同書十一頁以下的〈大事記〉中，也有相關的紀載：

1926 年，陝軍胡景翼部對盤山靜寄山莊進行大破壞。

1938 年，4 月 4 日，縣委在盤山千相寺召開擴大會議，宣佈薊縣抗日救國會成立。

1939 年，日軍盜走獨樂寺韋陀銅像一尊。

1940 年，7 月 28 日，八路軍殲滅掃蕩盤山抗日根據地的日軍一騎兵中隊 70 餘人。

1940 年，盤山一帶寺廟多被日軍焚毀。

¹⁵⁴ 薊縣志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共同出版，1991）。傅增湘〈靜寄山莊歌有序〉，見郭俊綸編著《清代園林圖鑑》（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 58。

¹⁵⁵ 同上書，頁 708。

其中關於「靜寄山莊」在清末的到抗日戰爭中的狀況在同書文物名勝的〈靜寄山莊〉一節中另有補充：

道光十一年（1831），裁撤盤山行宮，所有陳設運往熱河，分儲各庫。但直到清末，尚有園官看守。1926年，胡景翼部為籌集軍餉，以賣官產為名，先伐松，後拆屋，最後計畝賣地。同時，看守園官也爭相搶奪。這樣，200多年的名勝古跡遭到嚴重破壞。日軍侵華時期，多次掃蕩盤山，山莊被夷為一片瓦礫。文物大革命期間，石佛殿中三尊佛像和殿前的乾隆皇帝御書碑被砸毀。現存“攬雲亭”建築基址和六七里的宮牆。¹⁵⁶

可見「靜寄山莊」原來的建築目前已蕩然無存，連抗戰時期被日軍「夷為一片瓦礫」的現場，經過六、七年之後，到今天恐怕也已片瓦無存了。《薊縣志》中的〈大事記〉，又告訴我們：「1956年十月，修盤山烈士陵園。」不知道這新修陵園是否修在「靜寄山莊」的原址！又記載：1982年三月，盤山天成寺重修竣工。

同年五月盤山風景區向中外游人開放。

按天成寺乾隆定為山莊的外八景之一，位於山莊的左側，乾隆初遊盤山，即是取道天成寺而上。日軍侵華時期，部分被燒毀，1978年國家旅遊局撥資重修，四年竣工。而山中其他的大小寺廟，清末以來逐漸傾廢，或在抗日戰爭中被日本空軍炸毀。

「靜寄山莊」從乾隆的全盛時期到民國初年跌落到了谷底，也可見乾隆時興建「靜寄山莊」，也繁榮了整座盤山和地方。而所有這一切，在今日都已煙消雲散，對民國初年目睹其衰的傅增湘來說，其感慨更可想見了。

陸、結語

「靜寄山莊」之興建，如前所述乃是基於乾隆的實際需要，最主要是距北京約二百里的東陵，每年春祭，若在附近沒有一個落腳休息的地方，往返太過勞頓；有時從熱河避暑山莊秋冬間迴蹕，也有個半途暫停的行宮。這座高聳於河北平原上，以松石峰泉出名的盤山，古寺林立。從康熙時代就開始修路臨幸賦詩，到了乾隆也心嚮往之，待一遊之後，對盤山的風景無日不能忘懷，於是就起了興建行宮之念。

乾隆時期，從皇城宮殿到海塘河堤，大興土木，耗資甚鉅，乾隆也知道；所以對於比較私利的行宮，不便公然進行，而是經由心腹的臣工請命來興建的。

縱觀乾隆的一生，他聰慧，博學強記，自信而又勤勉，全心以天下為己任，繼承其父雍正「為君難」的精神，卻又舉重若輕，處事敏捷，善於安排自己的生活，將政事與藝文作適

¹⁵⁶ 同上書，頁 714-715。

度的調劑，套句時人的話：「休息是爲了走更長遠的路」，沒有適當休息的雍正就是一個很好的鑑戒，他的帝王之路還不及乾隆的四分之一。

乾隆的生活，一年之間仍然以在北京皇城的宮殿中爲最多，因此書畫翰墨，成爲他最主要的心靈調劑。宮中雖然有御花園，或鄰近的北海，略有山水之勝，甚至於圓明園和香山，但都是小山，難怪在他初遊盤山之後，對其山景不能去懷。也因爲此一行宮建於山中，爲有別於其他諸園如：暢春園、長春園、清漪園、靜明園及靜宜等園，將此一崇尚樸素，不雕不繪，得天然之勝的行宮，名之爲「山莊」，也甚爲貼切。

統計乾隆一生，先在東宮時期遊盤山一次，登基後再遊一次，即命興建行宮，此後直至他八十七歲，先後駐蹕「靜寄山莊」二十九次，前後加起來一共三十一次，每次流連大約五至七天，賞景題畫靜思，賦詩一千三百餘首，使他在政事之餘，得到充分的休息與調劑，以及適度的運動，其實都是正面的。

但作爲一位盡職的帝王，在休閒的同時，他也不忘在路途上省視農田，觀察物理民情。在山中靜夜，也不一定能安寢享清福，因爲關心到百姓的生計。

作爲書畫史的研究者，因爲有了盤山「靜寄山莊」這一座行宮，使得乾隆和他的臣工製作了一系列的書畫作品，而大部份的作品都是寫景，較之一般只是恪遵古法的文人畫多少具有一些生活氣息，有的近乎寫生。乾隆個人對盤山的熱愛使他產生了一幅值得稱之爲「御畫之最」的巨作《盤山圖》，以及其他一些寫生寫景的小品畫，如畫法藏寺的《盤龍松》、《盤山偃松》、天成寺的《橘樹子》及《盤山千尺雪》等等。

臣工的一系列作品，特別是從董邦達對盤山十六景寫實的真實呈現，到姚文瀚、袁瑛合筆畫一丈四尺高的全景山水，包括一百二十二個景點，重現了乾隆時期盤山的全盛風光；以及乾隆的《欽定盤山志》，圖文並茂，這些作品都是吾人重建「靜寄山莊」的主要圖像。

至於在古書畫鑑賞題跋方面，也有一個特殊現象，即某些曾藏「靜寄山莊」內的畫軸上或書畫卷後有乾隆纍纍的歷年詩題跋語。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乃是因爲山莊藏品的數量，較之宮廷內各處遠爲稀少，乾隆歷年臨幸此間，既以休閒爲主，閒暇較多，因此往往針對這些僅有的藏品每次照例再題，其中乾隆自畫的《盤山圖》、唐寅的《品茶圖》、董其昌的《婉孌草堂》爲最顯著的代表。此外，他最心愛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也隨著乾隆先後進駐「靜寄山莊」十二次。

「靜寄山莊」所藏書畫數量雖不甚多，然而每次只預備停留五天的行宮，乾隆還是要在那裡儲藏或懸掛一些書畫，可見書畫的確是乾隆休閒生活的重要部份。

同樣的，乾隆自幼博學敏悟，登基後仍在餘暇手不釋卷，因此清末的傅增湘於辛亥（1911）四月入山莊，「坐太古雲嵐殿宇中，書籍清玩，尙充滿四壁……插架陳列書籍，皆殿本精印，文玩多妙品」¹⁵⁷。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一位書生帝王的本色，以及爲何乾隆至老仍能文思敏捷的原因。

¹⁵⁷ 見註 184。

中國的磚木建築本不易經久，從乾隆九年（1744）興建「靜寄山莊」，到嘉慶二十年，最後一次被帝王臨幸，才七十二年。再經十六年，在道光十一年裁撤行宮，前後不及九十年。此後在沒有持續維修的狀況下，日形荒廢，終於在 1930 年代抗日戰爭中，這座具有「內八景」及「新增六景」的「靜寄山莊」全部化爲瓦礫，較之尚存於世的明代民居尚且不如，真是何其短促殘酷！同時山中包括「外八景」的大小寺廟，也失去了依附，同遭傾廢。

不過，筆者籍由重建的過程中，倒也學習到不少，特別是對乾隆個人的休閒及藝文生活，其對漢文化文士生活的嚮往和追求的身體力行，贏得漢人詞臣的由衷尊敬。乾隆形同好大喜功的建設，也的確繁榮了地方；但是盛極而衰，後繼乏人，國力無以爲繼，也是天道循環之必然吧！

附 錄

<附錄一> 靜寄山莊之藏畫題畫目錄

董其昌婉變草堂真跡¹⁵⁸

錢維城遠澗泉聲圖¹⁵⁹

鄒一桂盤山圖¹⁶⁰

唐寅蟹眼松風圖¹⁶¹

唐寅品茶圖¹⁶²

張宗蒼山水畫¹⁶³

錢維城畫幀¹⁶⁴

董邦達林巒積素圖¹⁶⁵

崔彥輔溪山煙靄¹⁶⁶

錢維城龍井八詠圖¹⁶⁷

錢維城畫龍井八景冊¹⁶⁸

¹⁵⁸ 御製詩二集卷五，戊辰 1748 年。

¹⁵⁹ 御製詩二集二十，庚午 1750 年。

¹⁶⁰ 御製詩二集三十二，頁 16，壬申 1752 年。

¹⁶¹ 御製詩二集四十四，頁 16，癸酉 1753 年。

¹⁶² 御製詩二集四十五，甲戌 1754 年。

¹⁶³ 御製詩三集卷三，唐辰 1760 年。

¹⁶⁴ 御製詩四集卷三，頁 31，壬辰 1772 年。

¹⁶⁵ 御製詩四集卷三，頁 33，壬辰 1772 年。

¹⁶⁶ 御製詩四集卷三，頁 34，壬辰 1772 年。

¹⁶⁷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甲午 1774 年。

¹⁶⁸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甲午 1774 年。

趙蕤長短經¹⁶⁹
趙左松蔭論古¹⁷⁰
王蒙松壑高賢圖¹⁷¹
陳汝言松蔭對瀑¹⁷²
錢維城山水四十八幀¹⁷³
王穀祥梅竹群雀卷¹⁷⁴
董邦達山水小冊¹⁷⁵
錢維城松下看泉¹⁷⁶
董其昌青山倚艇¹⁷⁷
陳書仿王蒙夏日山居¹⁷⁸
仇英松風水閣圖¹⁷⁹
錢維城江山勝攬圖¹⁸⁰
文同畫盤谷圖¹⁸¹
文伯仁品茶圖¹⁸²
沈周支硎遇友圖卷¹⁸³
周臣松蔭清話筆頭¹⁸⁴
王原祁山水¹⁸⁵
趙孟頫書畫冊¹⁸⁶
乾隆御筆用韓愈盤谷子詩韻並書送李愿歸盤谷序一卷¹⁸⁷
乾隆御筆濟源盤谷考證一卷¹⁸⁸

¹⁶⁹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甲午 1774 年。

¹⁷⁰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甲午 1774 年。

¹⁷¹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甲午 1774 年。

¹⁷²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甲午 1774 年。

¹⁷³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八，乙未 1775 年。

¹⁷⁴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⁷⁵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⁷⁶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⁷⁷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⁷⁸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⁷⁹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⁸⁰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八，壬寅 1782 年。

¹⁸¹ 御製詩五集卷十四，乙巳 1885 年。

¹⁸² 御製詩五集卷十四，乙巳 1885 年。

¹⁸³ 御製詩五集卷十四，乙巳 1885 年。

¹⁸⁴ 御製詩五集卷十四，乙巳 1885 年。

¹⁸⁵ 御製詩五集卷十四，乙巳 1885 年。

¹⁸⁶ 石渠寶笈三編，頁 4116，御筆臨於四面芙蓉書屋。

¹⁸⁷ 《石渠寶笈三編》，頁 1178。

¹⁸⁸ 《石渠寶笈三編》，頁 1180。

<附錄二> 《石渠寶笈三編》著錄「靜寄山莊藏」目錄兩卷

(一) 乾隆（高宗純皇帝）御筆類：

1. 臨趙孟頫書畫（一冊，己巳，1749年）
2. 盤山千尺雪（一卷，壬申，1752年）
3. 臨王羲之十一帖（一冊，癸酉，1753年）
4. 臨王羲之十一帖（一冊，癸酉，1753年）
5. 臨蘇軾帖（一冊，甲戌，1754年）
6. 上方寺詩（一軸，甲戌，1754年）
7. 哀明陵三十韻（一卷，乙巳 1785年）

(二) 嘉慶御筆

1. 遊盤山雲罩寺記（一冊，乙亥，1815年）

(三) 列朝名人書畫

1. 宋蔡襄墨跡一卷
2. 元趙孟頫行書絕交書一卷
3. 元趙雍番馬圖一卷
4. 明文徵明畫吳山秋霽圖書杜甫秋興八首一卷
5. 明陸士仁松谿仙館圖一卷
6. 明董其昌臨蘇米書一卷
7. 明董其昌臨米友仁雲山圖一卷
8. 明李因畫花卉一卷

(四) 本朝臣工書畫

1. 弘曄畫江山拱翠一軸
2. 弘曄畫川岳騰暉一軸
3. 王原祁歲寒三友圖一軸
4. 蔣廷錫春菘寫生一軸
5. 張照書聖視親耕藉田頌一冊
6. 張照書聖主視學講經書賦一冊
7. 張照臨米芾帖一軸
8. 錢陳群書韓愈山石詩一卷
9. 勵宗萬書廼賢南城詠古詩考一卷
10. 劉統勳書梁武帝書評一冊
11. 蔣溥畫雙清圖一軸
12. 李世倬畫靜寄山莊十六景二冊

(以下靜寄山莊藏卷二，續)

- 13.董邦達畫西湖十景並書高宗純皇帝御製西湖十景詩一冊
- 14.董邦達畫高宗純皇帝御製西湖泛舟詩意一軸
- 15.董邦達仿古山水二冊
- 16.董邦達畫山水一冊
- 17.董邦達畫千尺雪一卷
- 18.董邦達畫蒼巖紅樹一軸
- 19.董邦達畫山川出雲一軸
- 20.介福臨米芾帖一冊
- 21.觀保臨米芾帖一冊
- 22.裘曰修書高宗純皇帝御製盤山詩一冊
- 23.錢維城畫山水四冊
- 24.錢維城畫山水一冊
- 25.錢維城畫千尺雪一卷
- 26.錢維城深樹茅堂圖一軸
- 27.錢維城泰山圖一軸
- 28.錢維城畫杏花一軸
- 29.關槐畫夏山積雨一軸
- 30.關槐畫松鶴仙巖一軸
- 31.盛惇崇畫林巒雪霽一軸
- 32.王炳畫山水一冊
- 33.張宗蒼畫千尺雪一卷
- 34.盧湛東籬高隱圖一軸
- 35.余穉喬松雙鸚圖一軸
- 36.葉履豐嶂層雲圖一軸
- 37.孫阜仙源春色圖一軸
- 38.金廷標春元瑞兆圖一軸
- 39.金廷標聽泉圖一軸
- 40.金廷標虎溪三笑圖一軸
- 41.徐揚畫人物一冊
- 42.方琮畫松泉幽館一軸
- 43.郎世寧畫花鳥一軸
- 44.郎世寧桃花山鳥一軸
- 45.集錦書畫

<附錄三> 盤谷考

乾隆七年（1742）秋因謁陵回鑾之便，往遊盤山，歸而作〈游盤山記〉一文，中有論及盤山中的盤谷與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之間的關係：「地僻而山秀，樹密而谷深，韓昌黎文所稱：太行之陽有盤谷者，無從考其非是。」乾隆當時的意見是尙未能否定薊縣的盤山不是韓愈文中的盤山。

至乾隆十九年（1754）命臣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等纂修《盤山新志》，在《欽定盤山志》的第四卷中，列述山中名勝，其中討論到「盤谷」云：「盤谷在盤山中央，舊稱唐李愿隱處。」其下即錄上述韓愈全文，起首處有：「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友人李愿居之。」等語。接著由修志者加以考證，認為盤山之盤谷，亦屬太行之陽，與李愿的隱居處在河南濟源，雖屬於兩處不同的地點，但因為韓愈文中所形容的也很脛合盤山的盤谷，因此遺跡圖志，彼此互載，造成混淆，故《盤山志》的纂修者云：

安見在濟源者為是而在此者為非耶？……迄今又數百年，跡更茫昧，所憑惟韓氏一序耳，境既相合，名迺不誣，緣文考跡，庶幾有當焉……故辯之於此。¹⁸⁹

修志者作如此的考證，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兩地圖志的混淆，其中之一，必有借名人為地方生色的心理，而後人積非成是，莫能考據；但是另一個不能確定的原因，恐怕仍然是因為他們的主子乾隆皇帝早就說過「無從考其非是¹⁹⁰」的原故吧。

但筆者近年研究乾隆的為人，雖有挾權專橫的一面，但是他做學問，頗講格物致知，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就在《石渠寶笈三編》的著錄裡，有乾隆書跡一卷，即為《高宗純皇帝御筆濟源盤谷考證》，內容即針對上述所論作出了一個實證的範例，並得到了明確的答案。此卷一開首即說：

讀書，所以明理脩身制事也。……若予之讀書，凡涉疑，必求解其疑而後已，此或合於韓昌黎解惑之說乎！昌黎之送李愿歸盤谷也，其事本在濟源，祇以盤山亦有盤谷而太行山實為天下之脊……盤山亦在太行之陽也。故予向居田盤，每假借用之；而昌黎詩中所云燕川方口，又雅合田盤之境，然無以證其實，終屬疑似，且不知濟源之果有盤谷否也。

乾隆的辦法，雖不能親至濟源，但作為一國之君，就令當地的地方官去親查其實：

因命豫撫阿思哈親至其地訪焉。至則若谷若寺，若李愿之居，若韓愈之文之刻於石者，一一詳繪以進，

¹⁸⁹ 《欽定盤山志》卷四，頁1-4。

¹⁹⁰ 乾隆〈游盤山記〉，《欽定盤山志》卷首二，頁5。

於是憬然悟曰：盤谷實在濟源而不在田盤，予向之假借用之者誤也。豈惟予誤，蔣溥等之輯盤山志，二三其說而未歸一是者，非不明於學，則有所面從，亦誤也！

乾隆在實證之後，也能自己承認過去假借用之的錯誤，同時也指責《盤山志》的編者。乾隆能以此反省，並發出以下的議論來警戒世人並以自督：

予故曰：陶淵明之不求甚解，在彼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而在為人君者益不可，因書其事，命於濟源，田盤磨崖兩泐之。¹⁹¹

這一考證在己丑（1769）年寫。但據乾隆丙寅（1766）春裘曰修錄《書高宗純皇帝御製盤山詩冊》，後御跋云：「曰修亦未悉盤谷之是濟源而非田盤也。昨歲始命履訪得實，為考證以訂向誤……並書而刻之濟源。」¹⁹²

由此可知乾隆命豫撫（河南巡撫）實地考察得出結論是在丙寅（1766）的「昨歲」，也就是1765年。距離他在1742年寫的〈遊盤山記〉一文，討論到盤谷與韓愈、李愿的關係，已經二十三年。距《盤山志》一書之成（1754），也已經過了十一個年頭，然而由於他經常去盤山行宮，這一個疑問不時的盤旋在他腦際，最後靈機一動，何不讓河南巡撫親至其地一查，多年的疑惑終於得到了具體的解答。

<附錄四> 知過論

乾隆承康熙二朝七十年的承平之治，國基隱固，府庫充實，乾隆繼之勵精圖治，國家之富更不待言，因此宮庭林園，不但大興土木，整治一新，而且增建不少新的行宮。

乾隆自己也知道耗費公款不少，於是他在乾隆辛丑中秋撰寫了一篇〈知過論〉¹⁹³，因為在前一年庚子（1780）年登七十而寫了一篇〈古稀說〉，歷數「古來秕政之過，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今都無其事。」他的內心，當然為此得意，但是他之所以歷數這些事功及政績，「非驕也，蓋紀其實且以自勵也」。

然後，他也進一步反省：

然則予遂無過乎？曰：有。為何過？曰：為興工作。

可是，雖說大興土木（興工作）是一種過失，不過乾隆也有說辭：

蓋予承國家百年熙和之會，且當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無黻飾，壯萬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內若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外若海塘、河工、城廓、堤堰……。

¹⁹¹ 《石渠寶笈三編》，頁1180。

¹⁹² 《石渠寶笈三編》，頁4183上。

¹⁹³ 《盛京故宮書畫錄》第一冊，頁3-5。

他講的也實在沒錯，繼先朝廢弛之後，百年承平富足，自應粉飾一新，以壯觀瞻，至於海塘堤堰，更是有關民生國政，自應葺壞修廢。接著又說：

他若內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又因預為菟裘之頤，而重新寧壽宮，別創長春園外，盛京之屬城式築其類、永陵、福陵、昭陵、陪都宮殿胥肯構以輪奐，又景陵、泰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暑山莊、盤山之「靜寄山莊……。

接著又說到各地宗教寺廟之興建等等，而這些費用：

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價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家法……如是則興工作者為無過矣。」

也就是說這些園林寺廟之興建，不但未用國庫正帑，而且是在為貧者增加工作機會。因此，歸根結底，這樣的大興土木，不但是無過可言，而且還是「我朝之善政」。

乾隆的確是善於為自己開脫，但其所言，也不是沒有道理，而且是很符合現代經濟理論的。

圖版目

- 明董其昌《婉孌草堂》 台北廣雅軒藏
清乾隆御筆《盤山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鄒一桂《太古雲嵐》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錢維城《盤山圖》高宗御題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盤山全圖》《欽定盤山志》本 乾隆十九年（1754）
《盤山圖》同治十一年（1872）
清姚文瀚、袁瑛合筆《盤山圖》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盤山》（《名山圖》本）1633
清董邦達《田盤勝概》冊 台北廣雅軒
清慎郡王允禧畫《盤山十六景》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余省《仿御筆盆橘圖》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明董其昌《青山倚艇圖》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元崔彥輔《溪山煙靄》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鄒一桂《杏花清高宗御題》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明唐寅《品茶圖》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人《靜夜吟》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錢維城《江山覽勝圖高宗御題》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清陳書《仿王蒙夏日山居圖》軸 台北故宮博物院
明沈周《支硎訪友圖》卷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
清弘昉《江山拱翠圖》軸 私人收藏
〈行宮全圖〉《欽定盤山志》1754年
〈靜寄山莊〉《欽定盤山志》1754年
〈太古雲嵐〉《欽定盤山志》1754年
〈層巖飛翠〉《欽定盤山志》1754年
〈清虛玉宇〉《欽定盤山志》1754年
〈鏡圓常照〉《欽定盤山志》1754年
〈眾音松吹〉《欽定盤山志》1754年
〈四面芙蓉〉《欽定盤山志》1754年
〈貞觀遺蹤〉《欽定盤山志》1754年
〈半天樓〉《欽定盤山志》1754年
〈池上居〉《欽定盤山志》1754年
〈農樂軒〉《欽定盤山志》1754年
〈雨花室〉《欽定盤山志》1754年
〈冷然閣〉《欽定盤山志》1754年
〈小普陀〉《欽定盤山志》1754年